離家出走，去耶魯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出生牛犊（1）
- 出生牛犊（2）
- 出生牛犊（3）
- 出生牛犊（4）
- 出生牛犊（5）
- 出生牛犊（6）
- 突飞猛进（1）
- 突飞猛进（2）
- 突飞猛进（3）
- 突飞猛进（4）
- 执意离开（1）
- 执意离开（2）
- 执意离开（3）
- 执意离开（4）
- 执意离开（5）
- 执意离开（6）
- 西天取经（1）
- 西天取经（2）
- 西天取经（3）
- 西天取经（4）
- 西天取经（5）
- 西天取经（6）
- 西天取经（7）
- 西天取经（8）
- 西天取经（9）
- 西天取经（10）
- 和平之旅（1）
- 和平之旅（2）
- 鸡毛蒜皮（1）
- 鸡毛蒜皮（2）

- 鸡毛蒜皮（3）
- 鸡毛蒜皮（4）

出生牛犊（1）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里，流传着一本名为《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作文集，书名正是取自于宋朝诗人杨万里的诗句。那时的自己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而当发现有九篇冠名“李孟元”的文章被收入这仅仅包含四十篇佳作的合集中时，心里也不禁充满初生牛犊的霸气与骄傲：问苍茫大地，作文谁主沉浮？

当然，那时我并不明白，在一个普通小学的作文集里发表几篇稚气未脱的周记并不代表什么；我同样不懂得，世界上最好的文章，几乎从来不是出自作文。如果问：对你一生影响最大的女性是谁？答案毫无疑问是：我的母亲。几年前听妈妈讲过一个故事。据说在我妈妈临产的时候，我爸爸突然迷上了“坦克大战”。因为当时还没有“Gameboy”，所以我估计他用的游戏平台应该就是很多现在的成年人回想起来都难免会热泪盈眶的“红白机”。这一着迷就有点误事，因为在我出生的那个午夜，爸爸在家里玩了一通宵“Battle City ”，而妈妈在医院流了一通宵的汗和泪。父亲绝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第二天接到消息后他就知道自己捅了大娄子。于是立刻带着鲜花、巧克力和尿不湿等赶到医院，这多少还是缓和了母亲和母亲怀中的我的怒气。

就这样，基本上从我出生开始就奠定了家里的一种基调：母亲为我的发展尽心尽力，心无旁骛；而父亲虽然在大方向、大问题上毫不含糊，但对于我的一切更多是后知后觉，尽显粗线条本色。和所有家长一样，妈妈对我的影响分两个方面：知识和性格。

先来说说知识。

在我上初中之前，一个陌生人如果听到我说英语，基本上都会立刻问一个让人颇为受用的问题：“你在国外待了几年啊？”我觉得，能让这些素昧平生的人对从我口中说出的“英格力士”刮目相看，至少能

说明我从小就在英语学习方面有了不俗的造诣。而这一切，完全要归功于我的母亲。

作为一个在大学将俄语作为第二语言钻研的年轻人，我妈妈在我三岁那年不知何故突然燃起了学习英语的欲望。也许是她看到了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时的盛况；也许是她看到美国电影在中国荧屏上日益的活跃。总之，母亲认定学习英语会成为新时代的趋势。那时并没有遍布大街小巷的英语学习资料，书店里也看不到琳琅满目的教材刊物。只有一本老版《新概念英语》用泛黄的纸页载着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为母亲提供着养料。刻苦的她书不离手，看一会背一会，背的时候就把书随手搁在一旁。

有一天，我正躺在沙发上蠕动，突然没来由的额头一痛。气急败坏下一阵摸索过后，发现原来是从沙发扶手上落下了一本老旧不堪的书籍，正好砸在了脑门上。我打开那本书，两只无辜的眼睛一眨一眨。目之所及，全都是密密麻麻排列着的拼音组合。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开始还能按照熟悉未久的汉语拼音规则发出几声别扭的怪叫，但随后几个连续出现的“th ”、“str ”等等组合让我幼小的心灵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自尊和自信全部消亡殆尽。还好，适逢妈妈背完了一课回来取书，顺便救起了在沙发上不停“抽搐”的我。她把书不动声色地藏到背后，随即用灿烂的笑容把我安抚下来，然后轻轻地带我坐在床边，语重心长地解释道：“孩子，那些不是拼音，而是英语。”我眨了眨眼。“咱们现在说的呢，是汉语，而英语是一种外国人的语言。”我又眨了眨眼。母亲沉重地叹了口气。“文文，你想不想学英语？”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出生牛犊（2）

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90 年代初要想在市面上寻找一套像样的英语教学材料，是一桩让人煞费苦心的工程，更不用说是教3岁小孩的课本。母亲做到了。她在爱的驱动下疯狂搜索，终于觅得一套台湾出版的《小叮当英语小百科》——一部以科普和语言学习为主题的系列图书。而几乎是同时，英语教学动画片“玛泽的故事”开始在电视上热播，也真可算得上是天时地利了。在那段时间里，我的英语学习步骤分明，内容清晰：每天一集“玛泽的故事”，辅以在母亲陪同下阅读两个小时“小叮当”，雷打不动。也许是这种听、读双管齐下的教学异常奏效；也许是小孩子都拥有不同寻常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也许是自己还真有那么一点点语言天赋，无论如何，在那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迅速从一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变成了初窥门径的学子。

书总要翻过最后一页，节目也会播完最后一分钟，不过，在“小叮当”和“玛泽”完成了各自的使命分别驾驶时光机和宇宙飞船从我身边离开时，在我潜意识中，他们（它们）的音容笑貌已经和英语学习之间建立起了不可磨灭的联系。那时的我年纪尚幼，虽然对万事都懵懵懂懂，然而有一点在脑海里却格外清晰：英语很有趣。看，不用说一千道一万，不用从方法、时机、记忆等方面寻找学习英语的窍门，事实上，“有趣”这一点，正是学习的源动力。

当然，这里不能是我学习英语的终点。然而上小学之前，我投入的努力也基本到此为止了。其实妈妈那时还要求我每天练完钢琴后把新学会的单词在本上抄写几遍，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项任务的目的恐怕还是练字的成分居多，对我学习英文的帮助实际上微乎其微。而与此同时，母亲把我剩余的空闲时间全部投资到了对另一门学问—数学的探索上。

学习数学对于年幼的我真可谓师出有名，因为父母大人本来就是从同一个大学的数学系先后毕业的。因而与开始学习英语那无心插柳的巧合不同，安排我早早接触数学是母亲有组织、有“预谋”的一起重大工程。尽管如此，母亲还是没有忘记她教育理念的灵魂：一切源于兴趣。于是，在我掌握了基本的数字知识，开始转战四则运算之时，学习加法的教学已经由“4+5=？”变成了“买4串羊肉串之后又买了5串，一共有多少串？”学习减法从“6-4=？”变成了“6 串羊肉串让你吃掉4 串，还剩下多少串？”学习乘法从“1 ×8=？”变成“8 串羊肉串多少钱？”而学习混合运算由“10 －8×1=？”变成“给你10 块钱，让你买了8串羊肉串，还剩多少钱？”这里巧妙之处在于，“8串羊肉串”相对于“8块钱”来说，本身就多了一个乘法的思想在其中。而当后来搬了家，附近羊肉串降价到5毛钱一串之后，就顺带着把简单的小数也一并学习了。果不其然，对于让很多小孩子头疼的数学，我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抵触情绪；相反，每到一天之中学习数学的时段，我就不由得两腮生津，食欲大振。四则运算在羊肉串的芳香中被轻松攻克。

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即使看上去再困难的任务一旦与自身兴趣挂上钩，那不论多么冗长难熬的过程也都会迎刃而解。我们还可以看出，小时候的我非常喜欢吃羊肉串。

出生牛犊（3）

母亲对我另一方面的影响，自然是性格。而这一点，可能要到小学才能慢慢体现。六岁零九个月的时候，我上了小学。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背后也包含了无数波折。

上小学之前，我都住在丰台区蒲黄榆的一个大院里面。现在想想，竟然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回去看看了。刚刚从母亲那里听说，蒲黄榆已荣升为北京地铁系统的一站地，听罢心中无限感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外地人入京，往往因不熟悉蒲黄榆这复杂的汉字搭配而出口成错。很快“捕鱼黄”在广大司机师傅当中俨然要被公认为一个正经地名了。虽然住处偏僻，不过在大院里和我一起长大的同龄孩子却着实不少，而且长大了回头再看当时，顶着一个大脑袋、连路都走不好的我竟然天天在大院里疯玩，也造就了许多丰富多彩的记忆：有名字是四个字的小朋友若干；有和我名字同音不同字的幼儿园女同学；有对着扔砖头两败俱伤的惨痛记忆；有侧滚翻把小朋友踢破脑门的深刻教训；有三更半夜让父母满院寻觅的活跃不羁；有每个周末礼堂电影院里的流连忘返。而这些片断中，又夹杂着一个个鲜活的画面：看父亲代表他单位在篮球场上挥洒汗水；看自己右边大腿伤口化脓，大中午连短裤都穿不上从幼儿园被抱回家里；看热辣的夏天，一群孩子趁着夕阳余晖，人手一杆水枪大打出手；看自己坐在钢琴前一遍又一遍重复的百无聊赖；看母亲逐渐听懂我每天在念叨什么脏话时脸上的惊恐表情；看另一群年轻士兵往我胸口衣服里塞两个橙子并告诉我那是胸肌应有的模样时，他们脸上信誓旦旦的表情；看我顶着两个橙子回到家里被母亲看到，她……

这么多回忆，写到这里我眼眶都湿润了，赶快将笔触转到离开那里的经过吧。

大院附近一座最好的小学叫做李村小学，不过近几年好像改换了名字。就在入学前的几个星期，适逢父母亲更换了工作单位，于是，

借着父母亲的工作调动，我们举家从蒲黄榆搬到了东城区的大羊宜宾。房子大了，房间多了，可除了这些，我突然变得一无所有。也许是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性在我潜意识里作怪，我很难把搬家当作一个崭新的开始。旧的朋友旧的屋子旧的道路旧的自己，都像泡沫一样于弹指间消失不见。不过对母亲而言，这次搬迁绝对是物有所值。因为从大羊宜宾那里，我成功进入了东城区的重点小学—灯市口小学。

我在灯市口小学只待了两年，两年里虽然没有留下什么刻骨铭心的回忆，不过有些地方还是非常值得一提。

首先是学校本身。灯市口小学理论上来讲是东城区一所重点小学，甚至有“标兵学校”之美誉。学校和学校老师也仿佛对“标兵”两字怀有不小的感情，以至于在批改作业时为了嘉奖认真的同学，都会在他们认为优秀的作业本上盖上“学习标兵”的大红印。

学校门口立有一座青铜雕塑，基本上可以算是镇校之宝了。雕塑的主题是“赖宁和他的小伙伴们”，刻画了赖宁同学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不惜以牺牲生命与火魔作斗争，最终英勇就义的事迹。入学前，我对少年英雄的了解仅限于王二小和葫芦兄弟，而并不熟悉赖宁的故事。记得当老师满怀激情向我们介绍完这位小英雄的伟大事迹后，我与她发生了下面这一段对话：

出生牛犊（4）

“老师！”

“李孟元同学！有什么感想吗？”

“有的。老师，我想问一下，赖宁最后救火成功了吗？”

“很可惜，最后那片森林还是被大火无情地吞噬了。不过赖宁同学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在班长的带领下，班级里爆发出如火如荼的掌声。）

“也就是说，火没有救成？”

“对。”

“也就是说，他最后还是没保护成国家财产？”

“对。”

“也就是说，赖宁被烧死了，可是他想做的事情却没有做到？”

“对。”

“那他不是白死了吗？”

“不，不是的！”老师激动地说，“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又一次掌声雷动。）

在掌声中我慢慢坐下，皱着眉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现在想起来，当时还是年轻啊！

再回到对灯市口小学的回忆。

虽然是重点学校，我的第一个小学却没有与其名号匹配的硬件设施。楼道狭窄，厕所破旧。学校总的占地面积连一个小型的运动场都比不上，更不用说有自己的操场了。平时的课外体育活动全部在唯一的一栋教学楼的楼顶上展开，无论是踢足球、捉迷藏还是贴人、打雪仗，都是在这个离地数十米高且没有正规护栏的地方进行。所幸我在校的两年里，大家玩耍时除了那些偶尔脱手的皮球之外并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从屋顶掉下去。

至于我转校之后，就不清楚了。

那段时间里，我突然迷上了一套国产漫画《乌龙院》。虽然人物和背景相同，但当时的《乌龙院》与如今报亭随手可以买到的一本本《乌龙院》有着本质区别。现在的《乌龙院》全部为彩色印刷，而当时的《乌龙院》全部是黑白；现在的《乌龙院》是喜剧主题的连载，当时的《乌龙院》是以漫画为载体的武侠小说；现在的《乌龙院》只剩下插科打诨和有些无厘头的笑料，当时的《乌龙院》则有着能够震撼一个8岁少年的深厚内涵。我感觉自己就像故事里的少林兄弟一般，不知不觉就陷入了一片茫然的陌生当中。虽然在浑浑噩噩的努力下过着每一天，但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低语：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有很多人等着与你相识，有一个未知的故事会由你担当主角……

小学二年级第一学期末，父母工作再次调动我们全家搬到了海淀区的小西井天。从此，我不能每天傍晚再在回家的路上听到同一辆垃圾车悠远的音乐声；不能每周末再像串门一样去王府的外文书店大饱眼福。这里和最初的蒲黄榆相比，同样是安逸的大院生活，邻居们同样是和父母一个单位的叔叔阿姨们，种种的熟悉和温暖让“家”的感觉从一开始就与这个新住处契合得天衣无缝。然而刚进入大院时，还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以落户，我们一家三口在招待所和招待所之间辗转，随后与别家人搬入同一套住房，再搬出后又是一阵奔波，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搬家居然有六次之多。

频繁地更换“巢穴”可谓有利有弊，我多多少少体会了一下那种居无定所、“一只背包闯天下”的游子生活。可是与此同时，许多需要我静下心、稳下脚步去用时间体会的事物都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逐渐远去了。举个例子，在以“优秀”的成绩通过钢琴二级考试之后，我很快便放弃了继续学习这种乐器。原因也很简单，如果每一次搬家都得把那台钢琴一并带着，需要支付的运费恐怕都要超过钢琴本身的价格了。当时幼稚的我还暗自庆幸：终于不必一天到晚被催着练习练习再练习了。可是稍稍长大以后再作思考，发现当初竟然是因为这样一个

简单的理由而放弃了与音乐的缘分。每每念及此事，总不禁想买点后悔药吞下。

出生牛犊（5）

可惜，当时的我正一门心思扑在另一件更紧迫的事情上。那就是适应一座全新的小学。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长年使用的一首校歌名为“彩色的风”。虽然我已经把歌词曲调忘了个一干二净，可是对于学习唱校歌这件事情仍然记忆犹新。不为别的，只因为那是第一次有全班同学一起陪伴我来分享同一种“痛苦”。

转入新学校那天的每一个细节，我现在都能清楚地记起。腊月的寒风从耳边拂过，夹杂着右手边老式操场上零星飘来的煤渣。带我走向班级的老师一言不发，高高挂在脸上的眼镜在冬日微弱的阳光中闪烁着捉摸不透的亮光。从校门开始笔直通向校园最深处的暗红砖楼的距离虽然不远，我当时却感觉这段路很长。转头侧望，左手边一栋几乎完全相同的楼房岿然耸立；而在左侧更远处，另有一个白色建筑夹在两座红楼之间，周身还缠绕着花哨的楼梯。三座楼成环抱之势，齐齐俯瞰着脚下一大片空旷的场地和散布其上的乒乓球台、篮球筐架、灌木丛还有秋千。一切的一切，都仿佛炫耀着新学校的资本和实力。我本就忐忑不安的内心，突然间又增添了几分敬畏。

不知不觉中，还是走到了路的尽头。老师领着我进入了教学楼，给我指明了班级的位置，随后便如释重负般飘然而去。可是楼内的走廊和校园一样，都是那种令人有些紧张的空旷。我独自一人站在幽暗的楼梯间，突然听到很近的地方传来一阵脚步声。我四处疯狂地一阵张望，却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人影出现在视线之内。此时的我只有睁大眼睛，努力调整着自己的紧张情绪，凝神聆听每扇门、每扇窗之后传来的低语。

幸好这不是恐怖电影，所以当我再次缓缓转过头时，背后并没有出现任何青面獠牙的妖魔鬼怪，连虫子都没有一只。面前，是一间大

门微敞的教室，而这里正是我的新家——二年二班。我推开门，硬着头皮去迎接门后的未知。

“哗……”

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教室门窗和墙壁的隔音效果竟然如此之好。刚刚打开门，就仿佛有一股巨浪从屋里扑面涌来，夹杂着笑声、训斥声、搏斗声、倒地声、哭声、铅笔盒落地声、桌椅碰撞声等的一阵洪流仿佛又要将我推出去，让我一下子不知所措。

“你是那个新来的吧？”

我从震惊中慢慢缓将过来，脸也逐渐转向了说话的人。慈祥里透着威严，和蔼中不失肃穆，这是班主任赵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她看到我点头，便不由分说将我一把拉了过去，径直走向讲台。

“都给我安静！”

这是我初次听她喊“安静”两字，但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这绝不是最后一次。显然，二年二班的老成员对赵老师的熟悉程度远大于我对她的了解。只一瞬间，同学们就如同被施了魔法一样，但见在场学生无不两手紧贴后腰，目光炯炯有神地看着前方，之前的纷乱嘈杂一扫而空，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我顿时目瞪口呆，而在我目瞪口呆之时，赵老师已经向我介绍完了她自己，并要求我当众进行自我介绍。

我吞了吞口水。

“大家好，我叫李孟元。很高兴能和大家成为同学。”

寂静。

赵老师看了看我满脸严肃的表情，又看了看台下脸色依旧茫然、坐姿依然挺拔的同学们，无奈地挥了挥手。又是一瞬间，仿佛有人把画面快进了一样，面前的孩子都像绷断了的弹簧般在教室里作鸟兽散，该打闹的继续打闹，该说笑的继续说笑，似乎我在他们眼前如同透明人一样引不起注意。

出生牛犊（6）

这倒也方便了许多。也许我高中的朋友会难以置信，不过咱小时候可是相当之腼腆。不仅看到圣斗士星矢里雅典娜一袭白裙的套装会脸红，和陌生人说话也会支支吾吾，甚至有过讲笑话把自己讲哭的经历。

喧哗声中，我蔫蔫地走向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空座位，放下书包，将自己深埋于座位里。眼前是看不清摸不透的暗淡未来，背后是冰冷严实的墙壁。人生地不熟的我呆望四周，除了听天由命别无他法。然而祸不单行，一开始的几周就非常不顺利。

首先，引入一个极富实验小学特色的评分系统。

拿二年二班来说，教室的座位分布是七行八列，那么讲台后的黑板上就会长期画有一张7×8的方格表。每一个方格就对应地代表一名学生。这个方格表里可以画四种符号：红钩、五角星、白点，还有白叉。红钩代表加一分，在学生准时到班、遵守纪律、成功回答课堂问题时给予；五角星代表加五分，在学生有优异表现、为班级争光、回答问题出彩时给予；白点代表扣两分，在学生迟到早退、扰乱课堂秩序、未完成要求的任务时给予；白叉代表扣五分，在学生无故缺课、上课打闹骂人、未完成老师要求的任务且蒙骗老师未果时给予。

在我刚到班的前几周里，平均每天要被扣掉20 分左右。

按理说，我一个如此低调的孩子不应遭到这种程度的“特殊照顾”。按理说，我的任务就是坐在角落里，看着墙头的钟表每天把放学的时间有一“嗒”没一“嗒”地拉近而已。难道是因为我为了抓那只蟋蟀忘记了打铃的时间吗？难道是因为我觉得上课无聊而看课外书，被老师发现没收之后又带来了续集接着看吗？难道是因为有人对着我一遍遍地不敬，被我按在地上打了个头破血流吗？或者难道是老师对我有偏见吗？

绝对是最后那条，绝对是。

就这样，几个月飘然而过，直到某一天，当一位同学在操场上捡到李某某写给其同桌的情书之后，事态终于发展到了必须找家长的地步。赵老师对于一次次把我叫到办公室训得跟泪人一样，却很快又看到我按部就班地上房揭瓦而感到非常绝望，非常疲劳。她在家长会上毫不留情地进行了点名批评，甚至提出让李孟元转学的提议。母亲也很矛盾很伤心。她知道自己精心培养出的苗子并不是老师口中的害群之马，更不是前途渺茫的问题学生。知道归知道，但如果长期让老师对我抱有偏见的话，对于我接下来的学习生活肯定不利。于是，家里用于调节人际关系的杀手锏——父亲亲自出马了。

事情的具体经过我一直不甚明朗，只知道在一个明媚的周六早晨，父亲用大把玫瑰花、高级巧克力外加诚恳的笑容敲开了赵老师家的门。两个人促膝而谈很久很久，最后以父亲成功让一个已有40 年丰富教学经验、向来爱憎分明的赵老师决定重新认识李孟元这个孩子而告终。这个故事经过岁月的打磨、父亲的演绎和母亲的渲染，已经成了李家的一个传奇。

父亲有个观点：任何规矩、看法、感情和矛盾无一不是来自活生生的人。因此，要做通工作、改善关系都必须从人出发，一切以人为本。一旦人的问题解决了，其他所有的问题也自会迎刃而解。第一次听他说这些时我已经上了高中，当时不由得一阵感慨：假如所有人都能像父亲一样，那这个世界就和平了。

镜头切回到实验小学。当时父母出于多方面考虑，并没有告诉我关于“家访”的任何事情。因此在我眼里，赵老师仿佛是一夜之间变了个人。少了很多凶神恶煞般咄咄逼人的训斥，多了些老奶奶一样的理解和慈爱。她终于不会一看到我有所举动，右手就不受控制地伸向白色粉笔了；也不会一听见我说话，脸上就流露出瞧见苍蝇一样的表情了。我在她心中的定位已经悄悄从“无可救药”变成了“一张白纸”。果然，在消除了对我的成见之后，赵老师似乎慢慢发现：这个孩子还是有些可圈可点之处的。比如学习好；比如懂礼貌；比如长得帅……

于是在我来到实验小学的第一个学期末，黑板上代表“李孟元”的方格里开始零星地出现几抹红色。白叉从每天两三个逐渐降到每周一两个，最终销声匿迹。白点被引用的频率也明显在减少。而到了放假前那一周，我五天下来的得分竟然是正的。慢慢地，我对赵老师的排斥感日渐消退，随之而来的感动也在慢慢滋长。

从这里开始，我的小学生活走上了正轨。

突飞猛进（1）

就像教练培养足球队员时不仅要考虑战术思路，还要为球队本身的打法风格定下基调一样，母亲在不同阶段也会根据我成长情况的变化来制定不同的方针。在她看来，我在当时应该已经拥有不输给任何同龄人的能力和潜质，只是迫于陌生环境外加缺乏自信而难以彻底展现。因此，她把最新的教育原则定为“鼓励”。

“鼓励”说来容易，但若掌握不好分寸就很容易沦为“安慰”。虽然小孩子在体会上会较成年人略显迟钝，可是被“安慰”得过于频繁也难免会造成性格上的缺陷。幸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母亲有着（在我看来）举世无双的造诣。

举个例子：我的口才。

我在1岁半左右开始学习汉字，而且因为之前提到过自己有些语言天赋，一直以来也没遇到什么障碍。尽管儿时看的第一本汉字书是什么题目、什么内容现在早已回忆不起来，但是清楚记得一年级开始时，每月一期的《儿童文学》逐渐成为了我的必看图书。待转到实验小学以后，我又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下来。于是每隔几个星期，在《米老鼠》席卷班级之际，我总是很非主流地独自一人捧着一本《儿童文学》贪婪地吮吸着其中的养分，任凭周围同学们欣喜若狂的在“鸭堡”中寻找乐趣、流连忘返。其实在花一整天看完《儿童文学》之后，我也会打开自己的那本《米老鼠》。只可惜等到那时米老鼠和唐老鸭基本已淡出了班级同学的视线，于是又剩下我一个人对着那显眼的彩色卡通人物，旁若无人地捧腹大笑。话说回来，数十本《儿童文学》的历练搭配上课内的学习，这些都为我能较快阅读高水准的文学作品打下了坚实基础。等到###岁的时候，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小说故事。可惜那会儿也许是年纪小，也许是品味不够，反正一年下来并没有收获什么让人终生难忘的佳作。总而言之，从那段岁月起，我便与读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看完上面一段话，容易产生“这孩子语文还挺不错嘛”的印象。事实上，二年级的我虽然读书成瘾，堪称同龄人中的榜样，但在语文最精髓的表达能力方面却存在着致命缺陷。作文也就罢了，虽然偶尔思路混乱，但是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还差强人意。我真正的问题是在口头表达上面。

之前提到我小时候讲笑话能把自己讲哭，还真不是夸大其词。试想一个天真善良的少年读到极品笑话一则，珍藏许久后终于鼓起勇气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然而张嘴之后，却发现只描述背景就花了很长时间，接着还没抖出包袱自己就先笑了起来，随后眼睁睁看着周围人的注意力在冗长的陈述中一点点涣散，最后随着别处一声巨响或一阵怪叫，所有听众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争先恐后地逃之夭夭。这种事情发生上百次后，对那位天真少年的纯洁心灵造成了多么沉重而残酷的打击，就真不是一般同龄人所能够体会得到了。

在这最危险的时刻，母亲站了出来。一次又一次，当我在流失一个个的听众，开始惴惴不安地东张西望时，母亲总会如期出现在我的视线里，面带微笑，全神贯注地看着我。她脸上的表情不是怜悯或无奈，而是令人信服的好奇。一看到这些，我又会重新燃起说话的勇气，从而把剩余的部分一气呵成，也将自卑和失落一概抛诸脑后。母亲从来没有教过我话该如何说，更没有泼过一次哪怕是略低于常温的水。而与此同时，我从未觉得自己只有在母亲的“帮助”下才能把想法顺利付诸口头，因此也从未有过被人“施舍”的伤感。母亲的政策能达到这样的完美效果虽然与我自身的天真和迟钝有关，不过至少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母亲拿捏“鼓励”的分寸有多么恰当。就这样，我慢慢能做到在没有母亲的场合也同样能神色镇定、娓娓道来了。当真正开口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之前看了那么多《儿童文学》果真不是浪费时间。很多精彩的想法、传神的语句总会在最恰当的地方伸出援手，让我在侃侃而谈之间居然偶尔也能妙语连珠。等到三年级开始的时候，李孟元能说会道的本事已逐渐在班里传开了。每逢课间休息，总

能看到十几个人围在我的座位周围，满脸期待地等着我给他们讲故事。从刘宝瑞的相声到沈石溪的动物小说；从黑猫警长的剧情到蓝皮鼠大脸猫的主题歌内容，只要是需要上下嘴唇一碰来表达的事物，我几乎能在那十分钟的闲暇里讲述一遍。一些同学听我说书听得如醉如痴，甚至开始有些厌恶听到上课的铃声。而每当我看到他们脸上写满了“意犹未尽”的字样，在铃声中悻悻离去的景象时，我稚嫩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直至此刻，我才相信自己已经走出了“张口结舌”的阴影。

突飞猛进（2）

在实验小学的四年里，我在很多方面有了显著提高，其中最明显的要数这样几条：体重、脸的尺寸和数学。

抛去前两条不说，不妨来看看数学。

提到我的小学数学，有这样几个关键词：小博士、500 港币、华校。

授予“小博士”活动听着好像有些滑稽，却是另一项极富实验小学特色的活动。每年十二月前后，实验小学都会在各个年级举办一场大型奥数考试，而各年级的前几名都会被授予“小博士”的称号并奖励丰厚奖品。奖品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那顶庄严的博士帽。想象着，博士帽戴在头上，一缕金黄色的流苏从耳边垂下。手中的奖状在颁奖舞台的聚光灯下格外耀眼。再看台下一群面带崇拜眼神的同龄人，一种莫名的成就感便会油然而生。

可惜事与愿违。所谓颁奖，就是把考进前十名的一帮孩子集中到一起，往每个人头上扣一只红纸壳一样的锅盖状物件，再往每个人手里塞一打色彩缤纷的本子，合张影然后拍屁股走人。这种待遇，我在实验小学享受了四次之多。

二年级初来乍到，一头雾水，结果首次参加“考博”不出意外地一败涂地。还好根基在，实力在，一番努力之后，那些“幻方”、“鸡兔同笼”等还没上学就开始钻研的知识立即就派上了用场。三年级的那个冬天，我成功跻身前十，拿到了第一顶博士帽。

不过就在同一年里，我斩获了一件与纸糊的博士帽相比，分量不可同日而语的荣誉：一块金牌。

那次竞赛被称为“四国国际学术评估”，光听名字就像香港那边传来的东西，事后证明果然不假。赛事具体背景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只依稀记得是一次同时在中国大陆、新加坡、中国香港和英国展开的小学生水平测试。试卷分英语、数学等不同科目，而我报考的是

数学。拿到试卷才发现，该考试虽然名头唬人，但难度却不高，与同年级的“小博士”测试相比还要逊上一筹。然而考过试的人都知道一个道理：越简单的考试越难从人群中拔尖。近几年来，这一点在我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从初中开始，我就常常在全班重大的考试中屡屡冒头，却在各种天真无邪的基础测验里落马，实在像极了金庸小说里的“独孤九剑”，当真是敌强我强，敌弱我弱。还好，九岁时的我尚未具有以上的不足，于是在填写“评估”时成功迈过了无数陷阱，看穿了试题中的骗局，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后以满分的成绩摘得桂冠，也成为该考试历史上唯一一位数学满分的三年级学生。与“小博士”奖的几个笔记本相比，“评估”委员会真可以算得上慷慨，从香港空运而来的奖品包括一只鹅蛋大小的金牌和五百元港币。金牌固然手感好，固然美丽，但与现金相比就少了那种魅力四射的气质。发来的信封里装着一张500 港币的钞票，这是我短短九年人生当中的头一笔收入啊。我拿在手里一动不动地欣赏着，生怕稍有不慎一切就会突然消失，空留闹钟的巨响在耳边轰鸣。凝视中，只见港币上，一只威风的雄狮面带微笑望向远方，仿佛在对我低语：我是第一个，不是最后一个……那一刻的我，想必眼神中会流露出与年龄极不相符的贪婪……

事实上，在这次带来巨大收益的考试中，数学的气氛并不是很浓。相比之下，我倒是长了很多见识。比如第一次用机读卡作答；比如第一次出现答题时间不够的危机等等。刚考完时我还心有余悸地感叹，心想再也不会遇到这种让人答题时间不足的奇怪现象，孰不知仅短短3年之后，它们就再次“粉墨登场”，成为我中学生活的家常便饭。

突飞猛进（3）

到了四年级时，我身边的数学气氛骤然浓郁了起来，其源头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华校。

我初二那年，人大附中举世闻名的华罗庚学校改称“仁华学校”。然而，只要现在的初高中同学提起彼此小时候每个周六赶往的那个共同目的地时，都还是会沿用老称呼：华校。

华罗庚学校有一个门槛很高的统一考试，一场考试下来就能刷掉相当数量的候选人。而即使对考取的学生，校方也并非一视同仁，他们会根据分数档次把各个年级分为1至11 班，成绩越高者进入班级的数字也就越小。不同班级享受不同水平的师资和不同难度的课程。在日后小学升初中的各项指标衡量中，学生在班级的学习履历也会成为重要参考。人大附中无处不在的精英制度，从这个选拔“预备队”的过程中可见一斑。

四年级的我，被分到了11 班。不是因为我考得太差，也不是因为我实力不足。这个尴尬的分班结果其实在意料之中。毕竟，我在四年级压根就没有参加入学考试；毕竟，考试的当天我人正在香港参加一场英语剧大赛。

总之，第一次面对华校的课堂就是坐在“最差”的班里，在很多人看来恐怕要用“开门黑”形容了。好在我的性格和经历都让我对所谓“最差”没有任何抵触，也好在教我们11 班的数学老师，跟“差”这个字简直完全无缘。

我们的数学老师，人很年轻，又瘦又高，鼻梁上一副清秀的眼镜更衬托出一身的书生气质。来教室的第一天，就见他两手空空，只有兜里揣着一本华校的“思维”教材，即数学课本。走上讲台后，他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也在不经意间暴露了自己获得过数学国际奥林匹克金牌的身份。当然那个时候我对IMO（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Olympia ）连个理性的认识都还没有，不过一听说是世界性的奥赛金

牌，那比这再高就要冲出地球了，看来果然不是等闲之辈，心里对这位老师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敬佩。“眼镜男”也不含糊，上来就用一道让人吐血的试题加深了我们对他的敬畏：1234567×1234567=？

当几个带了计算器的同学陆续发现计算结果超出了机器屏幕所能显示的范围之后，全班陷入了一片绝望的安静之中。“眼镜男”扫视了一遍台下束手无策的弟子，撩起袖子背过身，开始在黑板上书写。只见他动笔如飞，眼神飘逸，瞬间便作出了几个等式。15 秒之后，他侧过身，在黑板上一处显眼的地方开始书写了一大串数字。他写完后，回过身，低下头扶了扶眼镜，淡淡地说：“看看对不对？”

当时所有人都被这魔术一般的表演所震撼，整体一副“老师我们崇拜您”的茫然表情，直勾勾盯着老师。也没有人考虑到那句“看看对不对”是多么的不合理，都只顾一个劲寻问速算的诀窍。老师也不避讳，当下便坦白自己在速算方面有着一技之长，于是从速算开始，第一堂课进入了正题。

顺带一提，那个算式的答案是1524155677489 。“眼镜男”用15 秒算出的答案没有任何错误。

就这样，带着对老师的敬仰，我顺利读完了四年级的华校。在“小博士”荣誉的战场上，我凭借从人大附中带回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轻松拿下了第二顶博士帽，并在当时名列年级第三。此时此刻，数学俨然能以“特长”的身份出现在我的简历中了。

突飞猛进（4）

之后一年，就有点一帆风顺的味道了。五年级那个暑假，我考完华校分班测试便和父母一起前往江南游玩。沐浴在吴越水土芬芳而滋润的气息中，不禁有种恍若隔世、似曾相识的依恋之感。仅此一遭，江南水乡的情结便已深埋我心。行将至末，母亲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等她讲完话，放下手机后，突然转头看着我，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文文，你进一班了！”

当时我也非常开心，庆幸自己经过一年的努力取得了相应的成功。而且事后得知居然是以华校第十的名次考取了一班，看来自己的确有点实力。不过话又说回来，母亲的开心是不是有点过了头啊？看她摩拳擦掌的兴奋劲儿，简直就像自己考上了一班一样。我当时真是不能理解，大人为什么总是为自己儿女一丁点儿的成就会变得异常激动啊。

可怜的我，虽然也已经11 岁了，却仍对很多事情无比迟钝。现在我终于有些明白了，母亲的一脸幸福不是出自感同身受的快乐，而是因为她看到了我的未来，看到了我更大的成功。五年级的博士帽我也顺利地戴在了头顶。这一次，是以年级并列第一的身份。“小博士”在我心中的地位已经慢慢演变成一个类似儿童节的仪式存在着：每年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可以挑战一套益智有趣的题目，而且不像华校的测验那般至关重要，这一天考好考坏都不会对我人生造成什么重大影响，只是考好以后，还会有奖品可拿。

如果说五年级是“顺”，那么六年级用一个字概括恐怕是“背”。首先要从那次军训说起。

据我所知，六年级一开始就组织军训的小学即使在北京也是凤毛麟角。

军训那次，溃疡从我下嘴唇内侧和舌根两处各挖走了一大坨肉，其疼痛可想而知。但万幸的是，我的伤痛刚一加重，军训就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走到了尾声。紧接着是睡梦中度过的几个小时的车程，再醒来时，我又一次站在了实验小学门口，只觉得面目曾经无比可憎的学校，如今每一道裂缝、每一片树叶，都显得无比亲切。

随后的夜晚实在让人不愿回忆。回到家先痛快地洗了个澡，接着又吃了两粒牛黄解毒丸。我喝了一杯又一杯水，却依旧无法冲淡那钻心的疼痛。疼痛让我无法入睡，12 年的经历在我眼前一一闪过。被褥中我辗转反侧，心乱如麻，恨不得把嘴里的器官一个不剩地拆卸下来。想必脱离了母体之后，那些伤口便不会再纠缠不休……

几乎是彻夜未眠的我，带着乌黑的眼圈和浮肿的两腮，硬着头皮奔向了华校。

果不其然，hp 不足30% 、攻击力和力量均已大幅度下降的我刚考完便觉发挥失常。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我被分到了二班。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有悲剧色彩了，怎料祸不单行，在“迎春杯”数学竞赛中，我又一次落马了。

“迎春杯”对于学习奥数的小学生来说绝对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作为小学数学竞赛的顶尖赛事，“迎春杯”之于小学的我就如同中高考之于中学生。在申请优秀的初中时，一个实实在在的“迎春杯”一等奖要抵过无数零零散散的奖状和证书。为此，我兢兢业业地学习着奥数。无论在华校、在家里还是在实验小学，心里都念念不忘一件事：必须拿下“迎春杯”一等奖。

当时人大附中的盛名已在京城传开。三年来，每周一次在附中的校园生活我都过得兴高采烈，离开得难舍难分。再加上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中心花园、图书馆，以及那足足有三层楼高、从大锅菜、小炒到马兰拉面和小卖部无所不包的食堂，人大附中在我心目中神一般的地位早早便奠定了下来。直到六年级，我才发现华校成绩+“迎春杯”一等奖+入学考试，其实是敲开神殿大门的标准流程。

然而，也许正是知道“迎春杯”对我未来可能造成的巨大影响之后，我原本一直保持的心如止水的心态就此平添了一层患得患失的顾虑。也没准正是这种顾虑，让我在考试当天只一门心思想着试题，早餐也没注意吃了些什么东西。临考前五分钟，肚子突然发难。我一路小跑去厕所，潦草地解决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考场。然而此时，宝贵的20 分钟已经从身边溜走了。整个比赛也不过个把小时而已。面对着电脑屏幕我一脸茫然，眼看着周围所有人正聚精会神地在草稿纸上飞速演算着，“沙沙”声充斥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无奈，我只好拿起笔，迎接又一个悲剧。

悲剧如期而至。

到这里，小学的数学历程便可告一段落。

执意离开（1）

写一件在我中学六年，乃至目前十八年中最大的一次挫折。

高二那年，作为学习英语优秀的学生，我和学校的其他一些同学经常被要求担任翻译、导游，为来访人大附中的外籍教育人员提供语言帮助。而在这些来宾与校领导洽谈重要事宜的场合，我们这些随行学生往往也可以落座旁听，既为应变特殊情况做准备，也可以增长见识。我曾亲身经历了附中与麻省州立大学合作，创立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的历史一刻；我还见到过英国伊顿公学等众多私立名校来宾，对附中赞不绝口的场景；我甚至与来自布什总统母校、美国著名的Philips Andover 私立中学代表团聊过近一个小时，也给他们留下了“这里的学生真不简单”的印象。

上面说到的全都不是“那件事情”。接下来才要进入正题。

有一天我很正常地上着课，突然被一位认识不久的英语老师叫到办公室。我知道这位老师经常在升旗仪式上执行翻译工作，当时就预感“任务来了”。果然没错，老师因为自己有别的工作而分身乏术，灵机一动邀我顶替她为校领导作一阵子翻译。她告诉了我时间和地点，然后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鼓励。我也跃跃欲试，毕竟类似的有趣事件已经有一阵子没经历了。每次我在接触外国友人时不单能满足好奇心，更能有一种重新认识自己的体验。不知这次来的又是何方神圣。

找到“组织”的过程还真是一波三折。在指定地点苦等多时，却一直等不来我要接待的代表团队。我接着找遍了艺术宫、综合楼、图书馆、实验楼等一系列来访外宾常被带去参观的地方，依然连个人影也找寻不到。回到高中楼才听门卫说明真相，原来我走后不久，几位校领导便偕同一伙中西夹杂的陌生人奔电梯而去了。不是我错过了他们出楼的时机，而是他们晚了近半个小时！我连忙赶向七层会议厅。到了地方，立刻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场，看来不仅来宾不凡，负责与之

对话的校领导也是重量级的。我在屋外敲敲门，不久便有一位副校长开门，也没多听我解释原委就将我带进了敞亮的会议室。一张长桌两边分坐着五六个人，其中一方明显是国外来访的宾客，而另一方附中的团队里，竟然包括在学校堪称中流砥柱的书记。大家面前的茶水还都热气腾腾的，看来落座也没有太久。身边的副校长悄悄告诉我，说来访者是美国大学理事会的成员，而中间白发飘飘精神抖擞的老者，就是美国大学理事会的主席。我愣了一下，心里盘算着美国大学理事会究竟是个啥。接着我在脑子里把每个词翻译了一下，却得到许多诸如University Committee 之类完全引不起记忆的名称，迫于情形，也不容多想了。

接着，书记缓缓开口。我一边听着，一边慢慢明白了这次会议的宗旨，也逐渐意识到这次谈话的分量。附中在企划一场“世界高中名校长论坛”。为了举办顺利，希望从这个“美国大学理事会”得到一些筹备上的帮助，因为据附中所知，“贵组织有一份完整的美国高中名单以及他们的详细资料”。我暗暗想，这理事会真是厉害啊，连如此庞大繁杂的数据都能掌握，果然是值得书记亲自出马与之交谈了。

书记讲完，合上文件夹抬头看着对方，头轻轻一点。那位白发老者会意，微微倾身开始讲话：“W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your proposal，as you know， the board can offer…”

执意离开（2）

听到这里，我脑子停了一下。Board？What board？这个停顿持续了0.1 秒左右，随后而来的便是如潮水般涌入的恍然大悟。什么美国大学理事会，莫非就是College Board？

明白College Board 为何物的同志就不需要我赘述了；不了解的朋友只需知道，College Board 是美国高中生申请大学时必须使用的一个平台，旗下有一个考试，叫做SAT 。

我强忍激动，把老者的话逐句翻译给书记和副校长。两人看上去颇为满意，于是按照事先的安排开始为来宾播放一段人大附中的DVD宣传视频。

这是一段我曾经看过的影像。初次观赏时，我目睹了一个个以同学、老师、校园为主题的特写镜头，心里又想起几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的成长，鼻子一酸差点落下泪来。这次给几位重量级的来宾播放，想必也能让他们有所触动。我正替校领导们的安排暗暗叫好，却见屏幕一阵“抽搐”，随后便一动不动了。

片刻之后，一位满头大汗的老师连声道歉推开了会议室大门走了出去。果然，DVD 机在紧要关头出了故障，等修理完毕不知要到猴年马月了。书记和副校长彼此对视了片刻，却都不知道如何处置这种突发事件。那边的疑似College Board 主席却气定神闲，还主动为大家讲了个笑话。可惜一阵礼貌的笑声过后，会议室再次陷入了尴尬的寂静之中。

就在这微妙到一触即碎的时刻，我开口了。也不知道自己何来的勇气，只记得当时，脑海里死死地抓着一个念头：在场的附中代表中就数我资历最低经验最浅，如果必须有人要损失颜面，那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而且经过了那么多次与国外教育人士的接触，我凭直觉认为面前的那几位应该不会抵触这种交流。

“If it’s okay， maybe I can introduce our school as a student， while the video is worked upon? （如果诸位不介意，那我就在修理影碟机的期间，以我这个学生的身份介绍一下人大附中如何？）”

果然，那位老先生和他身边的助手都一改之前的正襟危坐，纷纷饶有兴趣地转过头来看着我。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那很好啊！）”他们脸上都露出了鼓励的笑容。

“All right！（那太好了！）”放下心来之后，我便口若悬河、从各个方面介绍起这座我所钟爱的学府。大约10 分钟过后，激情洋溢的介绍才告一段落。对方一开始还把两手放在桌下，听着听着就将手挪至桌上，最后干脆以手掌支撑着下巴，仿佛被我的故事牢牢吸引住了。我刚刚说完，就听那位老者抢先问道：“When did you start to learn English?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英语的？）”

我也很开心自己的实力能得到高人肯定，于是回答：“I started at three， and the many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our high school has considerably improved my abilities. ”看到对方一脸满意的表情，我的好奇心终于按捺不住，跟着问道：“Sir is it true that you are behind the‘notorious’SAT？（请问先生你们当真是那些“臭名昭著”的SAT 考试的幕后主使吗？）”

老者脸上浮出一个诡秘的笑容。

“Indeed we are. Have you heard of us? （不错正是。你听说过我们（的组织）？”

“I have! I had taken the SAT once before. （我是听说过。以前就考过一次SAT 。）”

执意离开（3）

“Really? How did you do? （真的？考得如何？）”

我报上了第一次考SAT 的2160 分。老者和随行的同伴纷纷对视了一遍，然后他睁大眼睛对我点了点头。

“That is very impressive. Are you planning on studying abroad? （那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你有出国学习的打算吗？）”

“Yes， I have! （有的！）”

“Which University do you want to go to? （你想去哪所大学？）”

“Harvard! （哈佛!）”当时的我，的确对这所世人皆知的“世界第一”抱有不小的憧憬。

“Then I can write a letter to Harvard， and tell them what a good student you are. （那我可以给哈佛写一封信，告诉他们你是多么优秀的一位学生。）”

听到这里我愣了一下，因为实在有点突然。其实之前我就觉得书记她们已经隐约有点不耐烦了，因为在那段即兴介绍之后发生的对话我都没有给出翻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即刻委婉拒绝了College Board 主席这突如其来的礼物，向他解释说校领导们应当还有很重要的安排没有进行。主席也爽快地答应，就此打住了与我的对话。右手边，那位副校长低着头在打电话，我便望向书记，等她开口。书记低头看了看稿件，又和刚放下电话的副校长对视了一眼，接着开始向老者介绍人大附中近年来取得的成果。

我刚翻译了没几句，会议室大门再次打开，只见最初邀我执行任务的英语老师风风火火走进了屋，一路小跑来到书记和副校长身后，脸上带着那种“真不好意思”的无奈笑容。其实当时，如果我注意她的眼睛，也许会看到一种与那笑容完全不符的极度紧张。当真如此，或许在第二天灾难降临时，我还能有所准备。

副校长看到英语老师来了，转过头悄悄对我说：“七层那头的休息室有一个来自菲利普斯安德佛学校的代表团，你去接待他们一下，聊聊天。”我心想专业人士到场，这里我也再没什么用途了，便告别诸位老师和外宾离开了会议室。

在走廊的另一头，我找到了安坐在典雅房间里的菲利普斯众人。刚经历一番对话的我干劲十足，很快便与这些陌生来客打成了一片。他们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述学校轶事，更乐此不疲地与我讨论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学等许多双方共同的爱好。很快一个小时过去了，而他们一直在苦苦等候的“下一步日程开始的时间”也“仿佛一瞬间就到了眼前”。我和这些友好的师生话别后便折返到方才的会议室，准备询问下一步还有没有别的任务。

到了地方，我才发现College Board 代表团成员已快要全部乘上电梯，书记和副校长则很礼貌地站在一旁等候客人先行进仓。副校长看到我，走过来小声说道：“刚才自顾自说得太多了。”我听罢一阵惭愧，连忙一个劲地道歉。副校长告诉我下次注意，便回头径直上了电梯。此时此刻，我还是没有产生一丝危机感。脑子里想的全是回班告诉“老公”自己碰到了大人物。

下午也风平浪静地度过了。“老公”对我的奇遇果真感兴趣，听完故事以后还追问了几句College Board 主席先生的外貌谈吐等等。

这一夜，我睡得很香。

第二天，来到学校，一切照常。每次接待活动之后的第二天，那些与国外友人的邂逅、交流往往都会给人一种遥远的不真实感，而这次也不例外。毕竟身处繁忙紧张的学业当中，再妄想那些充满新鲜感和智慧的对话难免有点缘木求鱼之嫌。下第二节课的铃声如期打响，当我随着人流冲向门外，准备与大家一起体会课间操的美好时，一个刚从办公室打道回班的同学喊住了我，说年级组长找。

执意离开（4）

我一万个不解，离开熙熙攘攘的人群奔办公室而去。年级组长？记忆中，我这段时间并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同样没立下什么值得嘉奖的功劳。我抱着种种疑问奔办公室而去。刚走进屋，年级组长就一言不发地示意我坐下。她也没有扯什么客套家常，看我坐好之后便开门见山直奔要害。

“李孟元，你闯大祸了！”

就算我最近没为社会发展作出什么积极贡献，也不至于一上来就扣这么一顶大帽子吧？

“怎么了，老师？”

“怎么了？你自己想想犯了什么错误！”

说实话，我一直鄙视这种“你自己先说”的拷问方式，摆明了就是作出一种无所不知的姿态给对方以下马威。可惜我必须承认，这战术异常有效，尽管我良知一片澄澈，听到这话也不禁心虚。

“我不知道啊，老师。”

“昨天你去接待外宾的时候，是不是管人家要推荐信来着？”

说这句话时，年级组长声色俱厉，言下之意仿佛是“现在摊牌了，你也别装了”。可能

在她看来，我接下来应该露出一副狐狸尾巴被人踩住的惶恐表情，然后在支支吾吾中坦白自己的罪行。她想必没有料到，我会在这种节骨眼上笑出声来，而且笑得那么若无其事。

太荒唐了。

其实在听到“要推荐信”几个字的时候，我嘴就已经不由自主地咧开了。荒唐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这条指控很荒唐；因为一封“推荐信”，学生会被年级组长叫去单独谈话很荒唐；面前的老师那种审讯犯人的态度很荒唐……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我所认识的人大附中。

然而，年级组长还没有说完。

“那你的意思是你没有要推荐信了？”

“真的没有，老师。”

“那昨天和你一起开会的副校长怎么打来电话，说你主动跟对方搭讪，之后让人家写推荐信？然后人家把你支走以后，你怎么还回过头来又找到外宾，继续找人家给你写？我告诉 你，咱们人大附中已经明确过对你这种行为的态度。”

我愣住了。那是我这十几年来，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愣在原地，哑口无言。明白了，全明白了。

我明白了当我结束与白发老者的谈话转向书记时，为何会看到她与副校长的那个对视；我明白了在电话上，副校长正在和谁说着什么；我明白了那位英语老师，为何突然会提前结束任务，赶到我们所在的会议室；我明白了为何在同楼层的另一侧，会突然多出一个无人接待的代表团。原来从那时起，我就已经被定性成一个亟须处理的隐患了。原来在我看来的“顺理成章”，在他们看来却是“不出所料”。既然主动搭话，索要推荐信那也就在情理之中。既然推荐信都要了，那赖着不走想着领赏更是可以预见。这一层又一层的恍然大悟如同潮水般席卷而来，当真是晴天里一串电闪雷鸣。

我这边打着雷，年级组长那边却意犹未尽。从她口中说出“自私自利”、“不负责任”、“假公济私”之类的字眼层出不穷，基本上全是那位副校长在电话里给我做出的评价。而且罪名还远不止这些，如“疯狂地想出国”，“不顾一切表现自己”等等都陆续粉墨登场。“你这样，学校以后再也不会给你类似的机会，因为你不值得信任”，“这件事情比较严重，还会和你的班主任再谈”。

我是一个温顺的人，虽然感性较之理性往往更占上风，可是对待生活中的人总是平心静气，只要能正常交流便绝不争吵，只要能以礼相待就尽量克制。但话说回来，我终究还是一名血气方刚的少年男子，再温和的脾性也不容许我坦然面对这些极尽荒诞和不负责任的诬

蔑。我静静地等着，手心的汗珠随着双手一起在颤抖。又过了一会，年级组长停顿下来。

执意离开（5）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有。”

我努力做到平静，我很努力了。我把前一天自己眼中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我的想法，我的观察，我的经历，我的不解。年级组长一次也没有打断我，只是很认真地在听。我很感激她这一点，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听我彻底说完后，她拿起了电话。

“还是让你班主任来谈一下这件事情吧。”

一个电话，几句对白。少顷，“秋生哥”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我一直低着头，没有去看他脸上的表情。我害怕在那张年轻的面容上看到焦虑、看到失望、看到畏惧，抑或看到其他一些别的东西。我把脸埋在手中，一副听天由命的落寞姿态。

年级组长一板一眼地描述了副校长所说的重大问题，“秋生哥”也一直安静地聆听着。讲罢原委，她停顿了一下。

“他刚才对我说了他自己的看法，觉得他自己没有犯错误……”

“那是因为他在心里，自己就原谅了自己！”年级组长话音未落，我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这句话，是“秋生哥”说的。他口气里没有平日课堂上面对大家的活泼，没有责备弟子时字里行间的诙谐讽刺，没有玩笑，没有无奈，只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愤怒。

听完此话，之前积攒下来的苦闷、委屈、羞耻、失望等等都再也无法圈在自己用自尊和自信围成的壁垒当中，随着手掌中一阵温热，这些感情如同决堤洪水般喷涌而出，也伴随着一阵巨大的失落。您太让我失望了。

之后他说了什么我已经没心思去注意了，不过基本上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外加用上纲上线的分析方式剖析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其间我抬头看了“秋生哥”一次，却只看到一张眉头紧锁、锋芒毕露的面

孔。我突然想起初三的时候，在年级一次体育统练开始前下起了雨，结果最先跑到楼下的十二班都以为体育统练将被取消，一大群人要么回家，要么跑到别处玩耍，殊不知年级没有做出放弃统练的决定。最后，当整个初三集合在大操场时，唯独十二班少了将近半个班的学生。为此“秋生哥”受到了很严厉的责备。次日，“秋生哥”在班里不留情面地批评了自己和缺席统练的同学。那是他第一次在我们面前落下了眼泪。而此时此刻，我仿佛在一场噩梦中重新回到了那天。

等劈头盖脸的训斥慢慢平息下来之后，又轮到我向班主任讲述原委了。我重复着之前的话，并不时被轻嗝和哽咽打断着叙述。等说完以后，整个身体也仿佛像被掏空了一样，为自己辩解的欲望已然消失，我也不想再在这个房间忍受一波又一波折磨了。你们赢了，OK？

“老师我知道错了，您看我该怎么办吧？”

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让我把事情原委交代一遍，写成检查，日后再当面向副校长道歉。

“不要说假话，学校会和外宾核实情况，所以你就想明白，想好了，把话说清楚。”年级组长临走留下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萦绕着。

说真话？还是说你们想听的话？

离开那个房间，我转移到了数学办公室。在“秋生哥”的桌子上已经放好了笔和白纸。我用袖边抹了抹眼角，毅然坐下开始书写。我把前一天做每一个举动的理由都写了个明明白白，把产生误解的可能原因一一罗列。我为自己没有及时翻译与理事会主席的对话做出了深刻反省，并将我和外宾二人间的每一句交谈又进行了详细描述。在整篇检查里，我态度诚恳、谦卑，基本上为每一个“错误”都做了自我检讨。然而只有一点，就是索要推荐信这一点，我没有承认，也绝对不可能承认。那些主观的大帽子你们硬要扣在我头上，我图着能快点完事也就不计较了，但是无论任何场合，任何时刻，我李孟元都不可能为了太平而承认这种莫须有的“罪过”。自然，为了表示诚恳态度，这句话我没往上写。在检查的最后，我恳请校方不要追究“秋生哥”的责

任。这件事既非因他而成，他的失职也就无从谈起。要怪，就怪我自己爱出风头和自私自利吧。这样一个为了展示自己而不择手段的学生，必定不是在“秋生哥”的教导下才诞生的。

执意离开（6）

也许是检查过了关，也许是学校真正向外宾核实了情况，总之，那天以后再也没有人找过我类似的麻烦，那所谓的“当面道歉”也就身后。而当她看见我眼窝发肿，鼻头泛红，一脸对世界不再依恋的表情时，恐怕结结实实吃了一惊。

“怎么了？”

我把整个事情说了一遍，也是第一次把那至今挥之不去的记忆讲述给一位同龄人。我漏掉了很多细节，时不时前言不搭后语，更多时候我还是在漫无边际地咒骂，抑或声嘶力竭地自嘲。然而她听得很仔细，很耐心，很安静。可能那时她已经发觉到我虽然滔滔不绝，但更多的话都是在说给自己听。刚刚说完，整个午休也接近了尾声。“老公”一反常态地没有开玩笑，没有说“无聊”，没有说讽刺的话。她只是很温柔地拍了拍我的胳膊，然后低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不过坦白说，这一番互动之后心情还真有所好转。学校不提供机会又怎样，之前那一次次出国留学的机会还不是都让我抓住后又放掉！我依然热爱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从这里我依旧能以最原始的渠道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就足够了！

想着这些，我昂着头从学校一路到家。推开家门，第一眼就看到了面色凝重的母亲，还带着一副在门口等候了很久的样子。我心一沉，张开口，却立刻被母亲的一个熊抱把想说的话噎在了喉咙里。在我发出“嘎”、“嘎”声的同时，母亲在我耳边认真地说道：

“儿子，妈相信你，妈支持你。”

“嘎……嘎……”

“我都听你老师说了，你做得对，不能给自己妄加罪名，听见没有？”

“嘎……嘎……”

两人就近坐在了餐桌旁的椅子上促膝而谈，聊了很久很久。母亲终究是最亲的人，她没有从“人格”、“品质”等角度分析我的所作所为，因为从一开始，她就认定自己的孩子是善良的，是正直的。进一步说，从与我17 年的朝夕相处来看，她也不相信我是会利用那种场合为自己索要利益的人。这些都让我十分感动。看来，即使这个世界再乱再复杂再没道理再钩心斗角，有些东西总还是不变的。

不一会父亲也回到家中。看他的神情就能知道，此人早已洞悉了事情经过。他大跨步走过来，把我从椅子上拎起来往自己怀里一摔，然后我又体验到了一个结结实实、“筋骨俱裂”的熊抱。

“儿子，爸爸永远支持你！”

“嘎……嘎……”

“由这件事起，你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了，懂不懂？你要开始学会为自己着想，开始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了，明白没有？”

“嘎。”

到此为止，“推荐门”基本算是告一段落。我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惩罚，同时也没能再参加学校任何的外事活动。不过很快，拍摄英语剧成为我每天的主题。进入五月之后，SAT 和TOEFL 又让我对考试之外的一切都无暇顾及。而不知不觉中，隐藏在日历深处的高三也开始虎视眈眈。时间用耐心的呵护和新鲜的生活治愈了很多伤口，可惜还有一些，终究要留下难以抹去的疤痕。

现在让我用理性的思考回顾当时，对于老师们的所作所为也完全能够理解。事实上，刨去把我和理事会主席的对话断章取义、英语水平堪忧的副校长不算，不谙英语的书记和不明真相的年级组长，还有对学校绝对忠诚的“秋生哥”，其实都只是根据自己的原则尽着必要的义务。可惜，真正的悲剧往往就是如此：所有人的初衷都是好的，然而却酿成了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悲剧。

也许十年过去之后，我能学会对这样的事情一笑置之。

副校长对我的评价是：“疯狂地想出国。”母亲的回应是：“疯狂地想出国有什么不对吗？”

这句话主要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对于从小接触西方文化，而在成长的历程中逐渐发展出一层国际视野的我来说，美国大学的教育可谓是再合适不过；其次，假如一个孩子有着出国留学的美好愿望，并一直为这个愿望兢兢业业地做出努力，那任何人也没有资格阻挠。

我虽然没有为留学而“疯狂”，但的确为了这一理想付出了很多很多。

很小的时候曾读过一本书，书名叫做《放飞美国》。作者是一位在美国上高中的华裔少年，而书的内容就是他在美国的成长历程。薄薄的一本书里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地方，其主人公兼作者也只是一个聪明活泼的大男孩，那种平日里会遇到，会相识，会偶尔在学校的各色舞台上看到其身影的人物。除去“美国”的元素之外，这其实只是一本普普通通的青春故事，然而《放飞美国》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次拿起便爱不释手，每次读罢都感觉畅快淋漓。因为我非常向往那种人生。

西天取经（1）

可以用一个词语概括作者的青春历程：自由。

首先是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虽然身为亚裔，作者的父亲却实行着一般美国家长的教育方针：充分尊重孩子的思考、爱好和做法，给予适度的指导和鼓励。在这种环境中，作者充分体会了独立思考、独立实践的乐趣和挑战，也面对了很多中国孩子往往到大学毕业后才能接触到的责任。与此同时，作者在一个人做主的生活中培养了很多宝贵的能力，也积累了大量对日后发展至关重要的经验。与其在课余时间四处奔波前往各式各样的补习班，抑或窝在家中应付各式各样的作业题目，作者选择了把青春燃烧在更有趣、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他会用一整个周六下午和朋友在网球场上较劲，直到双方都因体力不支而倒地不起；他会用大把的假期天南地北地旅游，然后把一路上所见所闻用漫画或者文字的形式妥善保藏……因为时间隔得太久我已经忘记了书里很多具体的内容，不过有一个印象却一直牢牢地刻在脑海中：我也想要这样丰富多彩的生活。

接下来，就是学习教育中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点相对于生活上的自由反而更容易让中学生有所体会。毕竟教育在我和我的同龄人迄今为止的生活中，一直占据着无法撼动的压倒性优势。从上初中以来，我可以斗胆说自己一直享受着国内最领先的教育。人大附中不仅是应试教育的优秀学校，在素质教育方面更有着不同凡响的成就。我上午刚学完水准领先于同龄人一两年的课程，下午就跑到高中楼七层参加“模拟联合国”；周一到周五来学校听语、数、外、物、化、生、史、地、政，周六再次跑到学校倾听日语、法语、棋类、戏剧、电影等方面的选修课。尽管如此，《放飞美国》的作者和他的高中经历还是让我相形见绌。在中国课堂上，学生老师的积极互动或者研究性学习都会被视为先进“典范”。而在美国，这却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教育方式。在中国，老师之于学生偏向于二极管一样单方面的信

息传输；在美国，老师的角色则更像一位引路人，亦即老师的话不必是真理，学生的成绩和分数大都也不取决于这个学生复述老师言论的水准，而是由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创新的能力和成果决定。两者相较，好比学吃饭之于学做饭，好比打游戏之于学编程。如果学生是一片贫困山区，中国教育会不停向山区运输救济物资，而美国教育则会着手发展当地经济，这不单单是制度上的差异造成的。与中国相比，美国在实施教育方面有很多得天独厚的客观优势，这也允许美国政府给学生许多自主学习的空间。中国教育下的优秀学生需要记忆力、耐心和刻苦；美国教育下的优秀学生需要灵感、才华和勇气。孰优孰劣，我无法定夺，只能说自己更适合也更喜爱后者。

在生活与学习的结合方面，两国也有着很大区别。在国内，分数决定一切。即使你有再丰富再独特的经历和再伟大再美好的理想，只要高考成绩不够，那你梦寐以求的大学就只能继续停留于梦中。而在美国，往往生活最充实的学生才能被最优秀的大学录取，分数和成绩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还只是一项参考。因而那里的学生更有可能一边做自己喜欢的事，一边也为毕业之后的未来找到出路。高中如此，大学亦然。

说了很多感性的话，现在来谈一些关于出国留学的问题。

如果你有在大学远赴重洋的打算，那么首先要明确一点：为什么要出国？在留学方面失败的学生，往往都是输在了“目标不明”这一点上。其中高考失利、希望以留学国外作为保险政策者有之；看到前人的光辉、一门心思想上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者有之。不过总结起来，这些“失足”的同学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不适合出国出了国和有实力出国却走错了路。

西天取经（2）

看到前者，一定会有人问，适合出国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一点，社会上近年来众说纷纭。其实在我看来，“适合出国”只需要满足两个标准：有愿望和有条件。“愿望”很好理解，是有想要的东西，有想做的事，而这些事物又恰恰是在国外大学中能接触到的。“条件”就不那么容易解释清楚了。总体上讲，一个人的“条件”等于他的“经济实力”乘以“个人实力”。

“经济实力”指家庭收入情况。说到这里，大家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除非家长拿出相当积蓄或者“砸锅卖铁”、“倾家荡产”，否则中国一般工薪阶层的家庭根本支付不起美国大学的学费。以平均每年四万美元计算，四年下来读完一所美国私立大学一般要支付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而这只是学费而已。如果再算上住宿费、生活费、书本费、旅行花销、医疗保险等无法避免的开支，四年下来消耗掉两百万元人民币并非危言耸听。因此，下决心背井离乡去美利坚、加拿大、英格兰抑或其他国家念大学的青少年们，务必要认真盘算一下自己的家庭能否承担得起。我和一些经济实力相仿的同学常在这一问题上出现分歧。有些人认为，留学属于长期投资，虽然在读书的四年中必须承受相当的经济压力，但是学成之后往往能带来无法预料的收获。此话不假，我也无意阻拦那些同学付诸实践，毕竟有了这份责任心，就要远远胜过很多把父母的钱不当钱看、把自己的愿望视作理所当然的不孝子女。尽管如此，倘若怀有这样的想法去申请国外大学很可能会事与愿违。当经济问题像大山一般持续压在你背脊上时，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问自己究竟想学些什么、适合学些什么，而这种情绪很容易体现在一个人的申请材料之中，从而让大学对你的态度和目标产生怀疑。试想一个擅长文艺的学生，为了日后的生计不得不把自己包装成学习经济的材料，那该有多么可惜、多么可悲、多么让人难以接受。虽然这种事情在中国大学里司空见惯，但既然你选择了去国

外念书，那你就应该换一种思考方式，对自己的未来、理想负起责任。归根结底，如果出国，最好不要让经济问题成为绊脚石。那么对于家庭条件并不富裕，却抱有远大理想的学子们，究竟该如何是好呢？三个字：奖学金。

看到“个人能力”这一条，相信很多人会联想到英语水平、自立能力、社会经验、生活阅历等等，因为在国外留学的人似乎都给人一种英语张口就来、做事雷厉风行、见惯世态炎凉的成熟，但事实上，很多时候这种让人刮目相看的成熟恰恰源自他们的国外经历。孑身一人、无依无靠的生活是最有效的催熟剂，可以令最依赖父母的孩子学会自理，让最“没心没肺”的人懂得如何负责任。话虽如此，那些出国之前就已经拥有上述能力的人往往可以在一开始就走得更远，走得更顺。因此，对留学至关重要的“个人能力”不如说是“个人阅历”。中国每年四月一日凌晨是美国大学陆续公布录取结果的日子，自那以后我见过了许许多多优秀的准留学生。这是一群千姿百态、无法总结、不能解释的人，他们几乎涵盖了目前所有已知的性格特点和知识结构—还多出不少未知的。这些人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着一些不同寻常的经历。这种不同寻常不是指某一天在食堂吃饭，突然发现土豆烧牛肉里出现了大量牛肉。真正独特的体验包括参加涉外交流、举办大型活动等这种让人一夜之间长大的经历；也包括做交换学生、学习一门手艺这种持之以恒、循序渐进的积淀。无论如何，在一个被美国大学，特别是被美国名校录取的学生身上，你一定可以挖出许多自己从未遇到的故事，找到一些自己从未具备的品质。正是这些故事，这些品质，为他们赢得了自己理想学府的青睐。

西天取经（3）

看完上面一段冗长的描述，相信大多数人对什么叫做“适合”留学已经有了大概的感性认知。总之所谓的“适合”永远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愿望和努力之下修炼的成果。话分两头，接下来谈谈有能力也有想法的同学，在申请国外大学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

第一，切忌好高骛远。对于想成为留学生的同胞们，这将是我最恳切也是最有价值的一句忠告。曾经听说一位牛人，SAT 拿到2300 的高分，托福也离满分没多远，于是他便盯住了USA 最最顶尖的大学不放，所报的十座美国大学就是排名前十位的大学。结局怎么样大家应该可以猜到，全军覆没。而因为他没有报“safety school ”，在国内也没有为高考做像样的努力，于是最后不知所终了。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而他们惨绝人寰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要有危机感，绝不能满脑子全是“我为哈佛、耶鲁而生，我为剑桥、牛津而活”之类的危险想法。如果你必须出国，在中国没有可退之地，那就一定要为自己留好后路。即便是有能力冲击美国前十学府的强人，也要明白，一所排名USA 前五十的优秀大学，要远远好于在国内没有学可上。而能力不够却一意孤行就更不可取了。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要知道什么是自己可以把握的，什么是自己无法触及的。

第二，要把握住自己的梦想。这才是我对于留学申请最真实也是最重要的想法！但是要注意，这种心态只适用于进可冲击美国梦中名校，退可坐守国内理想大学的人群。首先声明，我认为这样的同学如果为了一所美国三十名开外的大学而放弃清华、北大，那就真有点舍近求远了。中国高等教育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国内一流的大学还是拥有很多世界领先的专业资源以及宝贵的人脉。放弃这些而仅仅为了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美国梦”，实在不够划算。可是话说回来，在无后顾之忧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目标就应当变成平日里那些耳熟能详，却往往想都不敢想的名字。那些激动人心的传奇，可以用自己的奋斗

去亲历；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撰写。18 年来会有很多梦想，很多理想，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能实现与否。

综上所述，有能力、有抱负的同学务必要让现实和愿望达到适宜的平衡。没有梦想，任何努力都会缺乏激情和动力；没有基础，所有梦想也难免会成为空中楼阁。

又说了很多感性的东西，接下来就要进入让很多读者期待的部分，以至于忍受了之前大段大段废话一直看到现在的环节—如何准备申请。

首先，是备受关注的标准化考试部分。这包括SAT，SAT2 ，还有TOEFL 。翻译过来就是异常雷人的“赛达”，“赛达贰”，“托福”

—前两个听上去像奥特曼经常干掉的怪兽名字……对于SAT ，我有这样一些想法。第一，要早考。SAT 和高考比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多次参加，在一年当中竟达六次之众。不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简直是暴殄天物。更何况美国大学审查你的材料时，一般会在SAT 的三个科目中每科都按个人历史上最好的一次成绩计算，这也保证你无论考多少次SAT 都只可能进步，而不会倒退。话虽如此，考SAT 还是要交钱的，而且因为中国大陆并不开放SAT 考试，大多数中国大陆学生必须要飞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地区或国家参加SAT 考试，那么这一来一回的路费就不是小数目了。所以，要珍惜每一次考试机会，同时也要让自己钟爱的大学看到：你的高分是凭借实力在一两次考试中取得的业绩，而不是从高一开始经历了无数次的洗礼方才修成的正果。

西天取经（4）

第二，如何训练SAT 。我的方法并不一定适合大多数同学。毕竟我从三岁开始学习英语，十几年下来英语和我的母语并没有太大差距，而要求初高中的同学们临阵磨枪地去学习英语、培养英语语感既不现实，也不奏效。在这里，我推荐英语水平在高中同龄人中属于中等偏上，或者更高的同学去进行一些考前短期培训。我自己在高一的寒假报名参加了一个SAT 强化班，其中许多特点鲜明的同学和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历时三个星期的课程中，的确得到了不小的收获。举个例子，那时学习英语已有14 个年头，但从来没有系统地接触过语法。还好，教语法的老师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女子，在看烂好几本《SAT OFFICIAL GUIDE 》之后，她总结出了一套学习SAT 语法的策略，里面只用屈指可数的几个专业用语就足以让我茅塞顿开，随后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尽管如此，大家必须记得背单词的时候、看小说的时候、欣赏电影的时候、听广播的时候，都不会有充满激情的老师在身后给你打气，更没有什么秘诀可以让你一夜之间变成语言天才。真正属于自己的英语能力还是要靠你平时默默地积累才能够获得。

第三，选取教材。这里的不二选择就是先前提到的SAT 官方指南《SAT OFFICAIL GUIDE 》，简称OG 。在《SAT OFFICIAL GUIDE 》这本书中，不仅详细罗列了考试的背景、方式、内容等重要细节，更提供了完整的作文教程、若干范文、以及最最宝贵的资料—8套SAT 真题。这8套真题也正是我笃信OG 的原因。在市面上你可以见到很多华丽的SAT 教辅材料：《KAPLAN 》、《PRINCETON REVIEW 》、《BARRON 》等等，对于常年备战SAT 考试的同学来说，这些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然而其中《PRINCETON REVIEW 》太简单，《BARRON 》太复杂，唯有《KAPLAN 》是比较贴近真实难度的一个。但归根结底，哪一本都比不上OG 的权威和原汁原味。稍微搞过

学科竞赛的同学都可能有所体会，做10 套模拟题不及做一套真题，而且做山寨版的模拟题甚至会影响你的正常发挥。综上所述，我对SAT参考书的总体意见可以简单归纳为：做模拟，慎选择；不多做，做透彻；人与书，要契合；信OG ，上本科。

接下来我再讲一讲SAT2 和TOEFL 考试。

先说SAT2 ，这是一个非常有美国特色的考试。与中国高中文理分科制度不同，美国高中学生可以既学习物理，又研究历史；既钻研拉丁文，又沉迷于音乐。而令人羡慕的是，你所涉猎的任何领域几乎都可以作为高中成绩的参考在大学录取官眼中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而用于考核你这些方面能力的考试，就是SAT2 。

SAT （或SAT1 ）也被称作SAT Reasoning Test ，因为它旨在考核学生的思维能力，故分为英语、写作、数学三个部分。而SAT2 学名是SAT Subjects Test ，亦即SAT 学科测试。其种包含的科目之广、之博令人叹为观止。从数学到文学，从物理到地理，加上化学、历史、生物、拉丁文、法语、分子生物、音乐、数学II 、德语、日语、西班牙语、汉语……总之就是国内高中所有主副科外加各种语言。看到这么多的项目，你也许会望而却步，不过不必担心，一般的美国学校都只学（Literature）测试只得了740 分（满分800 ），也让SAT2 总分达到了国内学生难以企及的2340 的低分，但我的选择依然是正确的，这也是能有效体现我学术特长和知识结构的做法。事实证明，美国优秀的学校也并不排斥SAT2 的非满分生。到这里，我们终于触碰到了SAT2 考试的真谛—通过这场测验，你想证明什么？想好了，再去考吧。

西天取经（5）

对于TOEFL 的准备，我就一句话：先考SAT 。当你SAT 的成绩比较令人满意之后，TOEFL 的高分也就唾手可得了，TOEFL 要远远比SAT 简单。

那么好，我们结束了关于标准化考试的讨论，最后再看一看申请材料的问题。关于申请的具体过程，我很难提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对于不出国的同学，看我写什么个人陈述、推荐信、简历等等一定会一头雾水。而对于想出国的同学，早晚会系统地认识出国留学所必备的文书。具体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添彩的，哪些是关键的，哪些是辅助的，大家完全可以从前几届出国的学长那里或者任何关于留学的大型网站、论坛上面知晓。在这里我就只想 附上自己比较成功的几份文书，谨供大家参考。

个人陈述（一）

这篇文章是我发布在美国大学官方申请网站（COMMON APPLICATION ）上面，作为统一的Personal Statement （个人陈述）而写给了自己申请的每一所学校的。

Reading with Ears

I am the kind of person who uses the same pair of shoes for jogging，soccer and basketball， but when it comes to updating my MP3 player， I am always as meticulous as my savings allow me to be. The reason is simple: I keep my MP3 memory filled to the brim-with audio books in English.

I began learning English at the early age of three; as I grew older， I started reading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establishing a lasting friendship with the written word. I would spend days reading inside the house， going out to play only when ordered to by my parents. So imagine my bitterness when school and homework deprived me of ever increasing

periods of free time， allowing the bookshelf to gather a thin layer of dust as days went by.

Salvation presented itself in the form of a present. During my fourth year in grade school， my aunt returned from the US， bringing with her a seven-cassette audio book， 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 narrated by Jim Dale. I received the present with trembling hands， feeling just as Harry would have felt when he found himself on the threshold of an entire new world filled with golden possibilities. Audio books， the perfect， almost obvious solution; even if my eyes had been taken hostage by the sad excuse of a grade school education， my ears could still roam free above all the relentless humdrum of daily obligations.

Audio books， unlike printed ones， can be attended to almost anywhere， anytime. Bumpy rides and clamoring restaurants used to be my worst nightmare， but as soon as I grabbed a headphone set， the world became my very own desk. Consequently every place I have been and every step I have taken has acquired its unique significance through a piece of literature. I went to school with J.D Salinger， watching Holden Caulfield play the catcher in the rye; I came back home to Fitzgerald， joining Gatsby in his party at night; I sat in Pizza Hut with the Corleone gang， listening to Vito reason with his sons; I stood on the subway with Forrest Gump， babbling away about the wonders of late. This is where Jane first met Rochester; this is where Elizabeth rejected Darcy’s offer; this is where Heathcliff started his revenge anew; this is where David Copperfield hit Uriah. The mundane locations of my daily routines had been transformed into windows through which I could glance upon a thousand worlds.

西天取经（6）

Naturally， audio books involve only the narrator and myself， yet the long hours spent in solitude never alienated me from other people or the outside world. A good speaker may attract any number of audiences， but as it turns out， a good listener can keep any number of friends. Fortunately， years of experience have made me a master at the art of listening. People trust me with their thoughts because when they talk， I really listen， instead of what most people do everyday: wait for their turn to speak.

Over the past decade， audio books have proved far more than a means to an end， or a hobby for spare time. In fact， they have become my way of life. As duties urge me to keep up in this raging world and the ever more demanding tasks it offers， I have created for myself a safe haven of knowledge and inspiration. Surrounded by whispers of wisdom， I walk through school， work and play， through life.

个人陈述（二）

这一篇，是耶鲁大学额外要求的文章。我选择了记述自己在高二上学期参加的埃及和平营活动。

Peace Camp Journal

“This is like… having a life…” I murmured in awe.

Unfortunately， Carolyn heard， and laughed out loud that hysterical laugh so peculiar of her. She declared it the best line from me so far， and that I must come to meet the others. An iron grip then closed around my wrist， dragging me across the deck through a matrix of snow-white decliners. Some 40 yards off， the pool could be seen glistening in the Egyptian sun.

Yes， Egypt.

To fully grasp the meaning of this situation， we need to go some 50 years back， when U.S 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 founded 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 a non-profit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world peace. Each year since established， PTPI invites a select group of young people from n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to its renowned annual event in Cairo， Egypt: the PTPI Peace Camp. Naturally， representing one's country is not a job for the average soccer-playing movie-going 17-year-old， but for a soccer-playing movie-going 17-year-old with unique qualities. I believed I was the one. Apparently those bulky officials from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ad agreed.

To some extent， I was surprised that at the moment Carolyn， an American， had not begun questioning me about human rights， Tibet， or Taiwan. Before leaving for the camp， months were spent in front of the computer screen gathering information. I had expected heated debates over political standing， calculated assaults between historical rivals， but I had not expected a five-star Nile Adventurer waiting at the dock， or daily visits to ancient ruins， or exotic cuisine served at each meal， or a top deck with armchairs and a top-class swimming pool. On board were 50 people from 25 countries， and everyone just enjoyed the culture gulf， Model United Nations be damned. I felt like Alice tumbling down the rabbit hole， only to realize after waking up: pretty nice hole.

西天取经（7）

Even so， the first two days we arrived in Egypt， and before boarding the ship， I had remained as taciturn as a wall. Not out of annoyance to anyone or anything， both the people and the activities had far exceeded my irrational hopes. It was the principle of this Peace Camp that caught me off guard. Peace through understanding， it meant instead of convincing people， one should try to be convinced， to open his or her mind to either side of the story， which also meant most of my preparations went straight into the Nile. However， failure to adapt had never entered my options， and while views and notions may be provincial， humor is always universal. This I discovered first night on the Nile Adventurer.

“…9 o’clock pm. So there I was， alone in the room， fresh off the plane with every inch of me screaming for sleep. Then I wondered what if a burly roommate returned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beat me up for not paying the proper respect…”

Chuckles broke out. Apparently on the first night， more than a few people had had to deal with the same trepidation.

“…I could see trunks and bags scattered around one of the beds， but I couldn’t exactly go over his clothes and feel the sizes could I?” more laughs “and then it hit me— you have to understand I was hanging by a thread at the moment—I went over to his bedside， placed my shoe beside one of his sneakers， and behold: I had the bigger foot! I was taller! I was safe!”

Roars of laughter exploded all around the common room; people clutched their cheeks and held on to nearby sofas for support.

“…that aside， people， I must say Peace Camp is one of best things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Before we met， I bore the stereotype of my

countryman like a cross over my shoulders， but in your company I finally threw off those burdens to become myself， once and for all. It is a magical process I suggest all of you experience. You can remain in your comfort zone of course， safe with your own feelings and preying for the clock to speed up， or you can step out of that prison and embrace this chance of a lifetime. Before our camp， peace was to me like the Pyramid of Egypt， a concept to often mentioned， but rarely seen. Here， I am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witnessed both.”

First， there was silence. Then thunderous applause erupted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room; cheers and yells shot up like fireworks. Grinning， I walked down stage and handed the microphone over to our leader， Barbara Capozzi， who asked me two times without realizing， whether I had prepared for this speech. I replied negative， and she responded with a bear hug， breaking all my ribs and promising me that this “open mike session” would from now on become a tradition of the Peace Camp.

西天取经（8）

As I walked back to my seat， people looked at me with expressions Columbus would have held when he saw continents looming over the horizon: big smiles tinged with surprise. I knew all was not perfect; there were sessions ahead that promised dissent， the inevitable parting doomed for tears， but for now I lay back， relaxed， preparing once again. This time， for the most glorious week in my life.

个人陈述（三）

这是阿默斯特学院特别要求的文章：从若干句箴言中选取一则，进行拓展写作。

Amherst Essay

“Stereotyped beliefs have the power to become self-fulfilling prophesies for behavior.”

Elizabeth Aries，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mherst College. From her book “Men and Women in Interaction， Re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brief quotation above， Professor Aries vividly describes a phenomenon I have often observed myself， but could never aptly put into an appropriate sentence. Indeed， I have witnessed too much of this process， not only in the trivialities of everyday life， but also on the grand scale of global interactions.

Though never mistreated by peers myself， I have nevertheless witnessed considerable amounts of bullying at school. In most cases， a victim is the lonely， unpopular kind who became alienated from others in the first place due to some minor character flaws. However， even after the said person tries everything in his power to turn around， and even if he indeed managed to improve， he would continue to be everyone’s outlet for negative emotions.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erson attempting to

improve， and everything to do with the quotation from Professor Aries' book. People have a tendency to follow their preconceptions: it doesn' t matter if the pathetic loser suddenly started to smile at people; he is still bound to get annoying sooner or later; any of his newly adopted virtues are easily overlooked， because he is trapped in a predictable routine of behavior

set up by outside influences. And as simple as that， a human being becomes

a prisoner of his own identity， helpless and hopeless.

Looking across a broader landscape， the same phenomenon is observed on the darker side of al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many a humanitarian worker can testify， stereotyping is one of the most deadly diseases within modern society. In an age when malevolent misinformation and historical rancor flourish over publications and internet， people can effortlessly form their opinion about other nations without actually meeting any one person from those areas. Consequently， the stereotypes they hold can never be proved fallacious， and the groundless prejudice created will then take its root deep inside， grow stronger with every piece of new "discovery"， and one day burst with considerable， even lethal hostility when an actual encounter is made between them and the subject of their animosity. How many Americans think of terrorism when they see an Arab? How many Chinese people recall the Nanking Rape when met with a Japanese? The more educated of our fellow countrymen may restrict irrational anger with reason and civility， but in this age of accelerated globalization， a few clear-minded individuals can never be enough.

西天取经（9）

Is there a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of personal and universal gravity? From what I have gathered during the last three years， either as a reasonably popular and trustworthy figure within the class， or as China’s delegate to many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programs， is that understanding remains the best way to remove any deep-held hatred or far-fetched stereotypes. Once the virus of false preconception is deleted from our systems， we can instantly see the true nature of any individual， people， or community. As we learn to reserve our opinions before gaining full knowledge of the facts， as we remove the veil of differing cultures， we make ourselves wiser by far than the blinded zealots craving for conflicts and revenge， and call into being another ounce of sympathetic maturity， that this world desperately needs.

简历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努力给录取官最优秀的第一印象。

Li MengYuan Home number: xxxxxxxxx; Cell phone: xxxxxxxxxxxxxx E-mail: xxxxxxxxxx@hotmail.com Postal Code: 100082

Applying for XXXXXX University， Class of 2013

A male adult-to-be from Beijing， China， I bear the traits of any 17-year-old， and much more

Education:

09/2006 -06/2009 High School Affiliated to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cademic Achievements:

SATI: Reading 750; Writing 780; Math 800 TOFEL: 117

.First

Prize (20th place): The National United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awarded to 40 students out of all Beijing high schools， the most prestigious mathematical award in middle school (2007).

.First

Prize (4th place): The 21st Century National English Speech Contest. Two winners are chosen from each province. First Prize awarded to eight students nationwide from all the winners. (Prize included a 7-day tour to Singapore (2005).

.First

Prize (10th place): The National United Senior High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awarded to 38 senior high students out of all students in Beijing (2006).

.38th

Place， Senior High School Entrance Exam (out of more than 100， 000 senior high graduates).

.Perfect

Score， American Mathematics Contest (2006). http:// www.unl.edu/amc/d-publication/d1-pubarchive/2006-7pub/20071012Summary.pdf (See p. 44)

.Award for Outstanding Treatise， Beijing Mathematics Modeling Competition (the most prestigious applied mathematics contest); winner two years running (2006， 2007).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PTPI

Peace Camp， organized by 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 the philanthropic and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presided over by Mary Eisenhower， granddaughter of the organization’s founder， US president Dwight David Eisenhower. The organization selects no more than two

delegates each from country all over the world for a seven-day camp in Egypt， through which delegates receive and carry the message: “Peace through understanding.”

西天取经（10）

.Cisco

Systems’ Invitation to Silicon Valley: On the CCTV (China’s largest TV broadcasting station) program “Wo Men，” I organized and gave a presentation on the topic of future human lives to an audience of more than 200， including the guest of honor， Mr. John Chambers， CEO of Cisco Systems， Inc. After my talk， Mr. Chambers promised me and two of my assistant presenters a trip to Cisco’s headquarters in California， all expenses paid.

.English

Movie Screenplay Writer and Director: Every year， our high school holds a Students" Movie Festival， in which students design， direct， and act in English movies all by themselves. As writer and director of our class’s film， I wrote a 15-page script and selected the full cast within one month， then finished shooting and editing during the next three. More than a hundred days’ hard work paid off， as we

emerged from the Festival with the Award for Best English Screenplay and the Award for Viewer’s Choice of Actor.

.Model

United Nations: I have been a member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the first ever in our school to enter as a junior student in 2006.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MUN described me as the most eloquent debater and speaker in their experience to serve on the Security Council.

.For

the Earthquake Victims: Though unable to be at the scene of action， I directed my classmates in the weeks following the Si Chuan Earthquake to contribute whatever we could for our brothers in need. We set up small

booths all over the school and handed out brochures to passersby，collecting their donations. 50% of the DVD sales from our class’s movie went to the school fund for helping earthquake victims. Money seemed powerless when faced with disasters of this scale， but trying one’s best is the task of any responsible Chinese citizen.

简述

下面一段话在我回答个别大学提出的小问题时被屡次使用。

Short answer

During senior 2， I wrote， directed and shot an English film. It surprises me now how much work and effort can be put into one simple sentence， but there it was. When a good film is focused on everyday life， it always tells a story or leaves a message that everyone understands perfectly， but can never aptly express for himself. However， before my own movie， I had taken all these incredible virtues too much for granted. As soon as I had started， I realized how na.ve I had been， thinking it only took an original script， the right actors， and undying enthusiasm to make a good movie. What I came to learn later w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essential elements， and the art of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on my cast and crew. The movie carried a spark of my inspiration， as well as a stage of my life.

（以上申请材料，根据作者要求，基本保持了原貌。）

和平之旅（1）

2007 年12 月，我参加了美国PTPI （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 ）组织举办的和平营。PTPI 是50 年前由美国艾森豪威尔建立的国际非赢利组织，每年为了让世界各地的人民增进了解而付出着不懈的努力。经过国家机关、北京市、人大附中等层层选拔，我和另一位同年级的女生脱颖而出，获得了参加和平营的机会。这是一次对我高中生活、乃至整个人生意义深远的活动。

启程前，我没日没夜挂在网上搜集资料，唯恐站错了立场，损害祖国尊严。可当看过了日程表上的内容，竟发现没有什么西装革履的坐而论道，没有什么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只有满页的古迹：金字塔、博物馆、神庙……这时不禁略感失望，想到几天几夜的辛勤工作就要付诸流水，心里隐隐约约有点后悔，为了一趟旅游错过十天课程，得不偿失。

回看十天前的自己，不禁哑然失笑：多么无知，多么狭隘。

让我来回忆一下最好的朋友……

来到埃及的第一天，我大包小包拖了一路，进驻旅馆时已经晚上九点。我拿到钥匙，同时得知室友名为Egor 。等我小心翼翼进了屋却发现这个Egor 已经放下行李，人却不见踪影。想到不必面对初次谋面的尴尬，心里便一块石头落地。我用脚比了比陌生室友的鞋，推断出对方比我矮小。随后躺下，不久便进入梦乡。这故事的开头也许不够理想，可第二天共进早餐时，Egor 让我着实吃了一惊。他中等身材，一头金发下英俊的面孔略显消瘦。我怕遇到个喜欢“掉书包”的话娄子，待发现Egor 斯文而大方后自然松了口气。很快，我们兴奋地聊起彼此的国家，彼此的同胞，以及彼此的同胞对对方国家及人民的看法。我坦白自己对俄罗斯知之甚少，于是Egor 向我简述了他自己的生活，他的学业，他对俄政府的看法。Egor 比我大七个月，已经在莫斯科读大学了，主修阿拉伯语、政治及外交。我们天南地北地侃，都有

相见恨晚的感觉，以致满桌丰盛的早点都被我们冷落许久。Egor 也惊喜于我的坦诚、我的随意，与我相处，改变了他对中国的许多原先的看法，让他明白了我们迅速崛起的原因。接下来一周，会有更多人进入我的视野，其中不乏令人惊喜的角色，也有推心置腹的伙伴，但没有第二个人能像Egor 一样给我带来无与伦比的惊喜。离别时刻，我们紧紧相拥，热泪盈眶中强颜欢笑。而到最后关头，我再难自抑，冲下旅馆华丽的台阶，Egor 也丢下行李，飞奔而来。眼泪像瀑布奔流而下，淌落在彼此的肩膀。虽然可以在互联网上见面，但什么媒介都无法代替这几天里我们内心的共鸣。这一点，和平营里每一个人都了解。

让我再重演精彩的画面……还记得第一天，第一次Session ，每人都经受了一番“Speed Friendship ”的洗礼。五十个大多素昧平生的青少年尴尬地面对面站成两排，每两分钟就有一人从第一排排头跑到排尾，而每人都必须再次与面前的人交谈。短短两分钟，大家互相询问姓名、国家、信仰、家庭、年龄、学业……尽管Session 结束后连听到的名字都忘了大半，但“Speed friendship ”还是让我越发好奇。此后彼此进一步熟悉时，突然想起在第一个Session 时从对方得知的一些细节，都会彼此会心一笑。在旅馆住了两天后，我们于10 号凌晨挣扎着爬起，毫无生气地乘上飞机前往阿斯旺。然而当大家看到我们的新住所：五星级豪华游轮Nile Adventurer 后，所有人立刻精神饱满。我们传奇的领队Barbara 在启程前曾说这艘船将是“Your home away from home ”。果然不假。我们在船上度过了如梦的三天四夜，享受着百万富翁才能拥有的起居服务、美味佳肴。我们在三楼主舱的深红地毯、沙发软垫上听讲座；在二楼餐厅里每日三次享用船上大厨精心烹制的饭菜；在顶层甲板，我们躺在洁白的沙滩椅上，白天沐浴着埃及十二月的温暖阳光，夜里则拼起桌椅一起蜷缩在几十张薄毯下谈天说地。当然，还有船上的Session 。在这里，我们每次分成十人一组的五个小队，每队由一位leader 带领讨论一个话题。在阳光和微风中，我们看

着尼罗河从两侧缓缓流过。我们聊到了宗教，聊到了教育，聊到了冲突。我们聚在一起解决问题，共同思考，打破彼此间的隔膜，打破彼此间的成见。我们不怕暴露无知，因为暴露无知恰恰是此行目标之一。当我们了解了对方的信仰和习俗，当我们看到了对方的生活、社会的矛盾，我们才发现正是无知滋生了成见，是无知导致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丧生。当经历了这些Session 后，我才明白“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时刻提到的那句话：“Peace through understanding ”的真正含义。船上最后一夜，我们在烛光中举杯，依依不舍离开三天的梦乡并将于翌日返回开罗。两天后的临别前夜，所有人都在旅馆四层的活动室相聚进行最后的Session 。Barbara 拿出一团毛线，让我们围成一圈，然后从?个人开始掐住一端并把线团扔给让自己改变最大，给自己影响最深的人，说出缘由。线团只能丢给一个人、一个人也只可抛接一次。很快，大家发现这是残忍的游戏，因为每个持球者都会无比矛盾，恨不得手中有五十四根线头，抛给在场每一位。可是线球终究只能抛给一个人，而他或她也正是不掺任何杂念选择真正改变了自己人生的伙伴。最后，房间中央织出一张大网，在网的边缘所有人静静伫立，凝视我们心灵的纽带。大家明白，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让更多人站在一起，让这张网覆盖世界。

和平之旅（2）

让我重新回首情感的波折……

起初的两天充满煎熬。我结识了来自波兰的Aleksandra 。之前的我，从没有见过如此美丽又安静的女孩，温柔体贴，睿智幽默，笑起来像清晨树林间若隐若现的阳光。在巴士里、飞机上、会场中，我默默坐在她身后。当其他人在名胜古迹前流连忘返时，我却像Aleksandra 的影子，一言不发跟随着她，暗自神伤。憧憬和愤懑占据了胸膛，我时时少言寡语，对别人也敷衍了事。在Nile Adventurer 上度过的第一夜，我们围坐在宽敞的主舱。当领队宣布了安排后，一个外号Z的埃及少年突然走上讲台，向大家坦白说自己这几天一直在抽烟，而因为在埃及绝大多数的人都抽烟，自己也满了18 岁，所以一直没感到有什么不妥。可是在和某位领队交谈了一宿后，他意识到这不是法律或尊严的问题，而是自己健康的问题，所以他决定接下来几天尽量不再动一根烟。虽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他的真诚却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陆续地又有五六个人走上舞台，手持话筒向大家倾吐心声。一个以色列男孩感谢大家帮他面对失去母亲的痛苦；一个巴勒斯坦女孩抽泣着说她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当第六个人在掌声中下台时，不知道什么力量突然闪现，让我把手高高举到空中。众目睽睽下，我走上舞台，拿起麦克风，轮流注视了一遍每一个人的眼睛。

“大家—那是我的声音吗？（笑声）—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Robbie 。我想说，初来乍到的几天里，我没感到愉快。（安静）刚一来，我就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在场的每一位女孩。（经久不息的笑声和掌声）好，好。这两天，我到处盯梢，没有生活可言（笑声）。可是在学校里，我的幽默全班皆知，我以风趣、率真闻名。刚才，我听到的一句话‘Be who you are ’令我重新思考。既然来到神奇的埃及，为何要躲在角落独自窝气，何不做我自己，真正留下一段铭刻今生的记忆？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也能有所觉悟，希望你们也走出自己熟悉的氛

围，脱下裹在身上的伪装。想要打破成见、消除误解只能通过你自己，而事实上真正的自己往往最有魅力（经久不息的掌声，欢呼声）。”

我在喝彩声的簇拥中走下舞台，邻座的人纷纷拍着我肩膀以示赞许。伊拉克的一位高大青年笑着说没想到我竟然如此幽默。周围人纷纷同意。我满腔幸福难以言表，只得露出发自内心的一个微笑。我明白，这一夜将是整次旅途的转折。第二天的另一次发言，我再度以自己的风格倾倒全场，让大家也带着笑容反思自己的改变与收获。分别前一夜，Barbara 带着众人合上眼重游这8天来走过的一切。完毕，大家都不免心中难过。我突然心中一动，毫无准备地站起，对着周围的人说了这样一段话：

“从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领队就要求我们走出熟悉的圈子去接触其他人，去了解更多，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也都在努力尝试。而此时此刻我希望你闭上双眼，回忆那些特别的人，那些会在你端着盘子茫然踱步于餐厅里时为你拉出一张椅子的人；那些会在巴士上与你同坐借给你一只肩膀休憩的人；那些在你最脆弱的时刻默默递来一张纸巾的人。请听好：你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了。（底下传来抱怨声、抗议声、带着哭腔的笑声。）也许你们就此长别，留给你的只有一段记忆。你只能回到家里，回到亲戚朋友们中间，告诉他们你在埃及交到了这样一个朋友，他来自何方，他令你惊喜，他让你学会了思考，他改变了你的人生。你只能不懈地解释，与他共赴和平营让你睁开了双眼，让你拥抱生活。也许你们再无法相见，也许你只能回到家乡传播你自己的心声，可我想，也许这才是意义所在。”沉默。然后从房间的每个角落传来震耳欲聋的掌声。大家涕泪横流，用尽全力鼓着掌。等会议散场，每个经过我身边的人无不呜咽道：“I hate you， you made me cry！”随后一把将我抱住，哭着道：“Man，I love you！”或者“Robbie，that was beautiful! ”我心中自然也翻江倒海，同时又不禁为能打动这么多人而隐隐自豪。第一波离开的是美国的孩子。大家在旅

馆门口纷纷拥抱，许多人再次流下热泪。可当大巴缓缓驶去，大家都再难自抑，也不顾周围陌生人的注视，涕泪奔流。透过车窗，看到车里许多人正擦拭眼角，或者抱头痛哭。我看到可爱而且能歌善舞的Andrea 捂着嘴颤抖，开朗又古怪的Carolyn 一边挥手一边张嘴大喊“Visit me! ”。 终于，泪水不争气地夺眶而出。五米，十米……余下的人挥着手，目送他们消失在夜幕里。又过半天，轮到欧洲的孩子们离开。这次的分别悲伤更甚，因为Egor，Aleksandra 等最为推心置腹的好友均在离开之列。大家不说话，一对对拥抱在旅馆大堂，任眼泪打湿对方的肩膀。Aleksandra 走来告别，我们紧紧相拥，我哽咽地低语：“Thank you for coming into my life. ”她透过泪水，轻轻回?：“Robbie， It…it is very nice to meet you. ”我们不语。当司机开始鸣笛，她抬起头，在我面颊印下一吻。我先是一惊，随后释然，也轻轻一吻她的面庞。透过泪水，我们相视而笑，越来越远，直到笛声远去，消逝在开罗下午的灿烂阳光中。

一夜未眠的我静伫原地，想到接下来必须进入梦乡，不禁喃喃：“Tomorrow， I will wake up.”

我没有提到惊世骇俗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因为在过去它们只是我脑海中的一个概念，一如和平。经历埃及一行，这些模糊的概念与符号，终于清晰而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

也许，不是也许，是肯定，在韩寒的影响下，我经常根据自己的喜好写一些漫无目的的文章。下面的一些文章分别出自小学、初中、高中的我。坦白地讲，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都记不太清楚了。好像年轻时的锐气赋予了自己一种成熟的力量，让人看着乳臭未干的文字微笑时，亦不由肃然起敬。

鸡毛蒜皮（1）

浪漫的事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是一度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里一句非常感人的歌词。

夫妇们总是向往白头偕老、举案齐眉，他们相信浪漫是永恒的。

果真如此吗？

且不从理论上深究，只看两个例子。

楼下住的一家是我们家的好友——一对结婚二十余载的伴侣。妻子生日那天，老先生特地从外面买了一支艳红的玫瑰花，准备给自己夫人一个惊喜。

应当说这已经相当浪漫了，足够令人沉醉其中。不过当丈夫献上礼物时，一切都变得出人意料。

整个经过迅速而滑稽，不妨来听听他们的经典对白：“这是什么？”

“玫瑰，今儿是你生日呀。”

“多少钱买的？”

“……12 块。”

按说到此，已经很扫兴了，丈夫的雅兴一定下去了大半。但还有更残酷的。

“大桥底下才卖8块，你怎么也不还还价？”

目前，恐怕浪漫的气氛已荡然无存，空气里也有了些火药味儿，两人都待发作。

但尽管如此，妻子还是补上了一句：

“12 块钱买什么不行，提个肘子回来炖都比这好！”

至此，为夫的连争辩的心思都没有了，只是陪着苦笑。

夫妻间的浪漫程度似乎与结婚时间的长短成反比。两个人走到一起就说明对对方的感情足够深厚。结婚后，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更

重要的是生计、过日子。

无独有偶。一次，母亲生日，父亲一大早爬起来，趁其余人熟睡时，驱车前往商店，用足以购买一台普通电脑的价格搞了一只崭新时尚的手机，并花大价钱办理了一个他认为很幸运的号码。

如此苦心，着实令人感动，可……

父亲回来就径直去卧室叫醒了母亲，然而迎来的是暴风骤雨般的训斥。不久后，灰头土脸的老爸走出来，回商店把手机退了。

事后我质问母亲为何如此不通情达理。母亲微微皱眉，接着将父亲的过错及不妥之处如数家珍般的一一道出，一点余地不留。

当妈的就是厉害，让人心服口服。每一条理由都很充分，一个比一个可怕，找不到一丝漏洞。虽然心里还是认为母亲不对，但也无可奈何。

在罗曼蒂克日渐难觅的今天，生活相当可悲，浪漫的事本来就少，似乎更难与你一起变老。

2月14 日，开学前一天，我去东方新天地转了一圈，看上了一个精致的盒子及其中同样精致的巧克力。摸摸腰包，最终毅然掏出多日的积蓄买了下来。第二天鼓起全部的勇气也没能交给谁。郁闷过后，独自回家，“自食其果”。

模仿

在北京的食客们应该都知道以水煮鱼等辛辣食品闻名的饭馆：“沸腾鱼乡”。那里成天人山人海，能坐在等候席上就已实属不易了。“沸腾鱼乡”这个四字大招牌在京城人民的心中占有着一席之地。

前几天出门，在前往学校的途中看到了一座不小的饭馆，店门上方，有一个红底黄字的大招牌，上面写着六个字：“沸腾鱼香辣蟹”。布置招牌的人，仿佛是故意将“鱼”字与“香”字挨得格外近，使人稍有不慎便会读错。但是群众的眼睛不够雪亮，只见该饭店中人头攒动，并不断有新的食客摩肩接踵地前去就餐。我看到前往该店送原材料的卡车酷似我家楼下老大爷推着的垃圾车。而在这家“沸腾鱼香辣蟹”饭

馆的对面，有一个同样大的餐厅，名为“水煮鱼香辣蟹”。与“沸腾鱼香辣蟹”的门庭若市相比，这家餐厅却冷冷清清，无人问津。相隔几步之遥，竟有如此大的差别，原因是什么？我无言以对。

鸡毛蒜皮（2）

上海有一家非常著名的连锁饺子馆："大娘水饺"。其历史悠久，饺子鲜美，并在新东安开了一家分店，众人蜂拥而至，店内人满为患。然而，就在开张后不久，地安门也出现了一家饺子馆，其招牌的样式与"大娘水饺"的一样，皆为红底白字，只是招牌上的字换成了"大嫂水饺"。更惊人的是，"大娘水饺"的标志是一个面容慈祥的老太太，而"大嫂"水饺的标志则是一名鼻直口阔的老婆婆。许多食客都一脸幸福地指着地安门的"老婆婆"说："那里有名，去那里吃。"

这些恶劣的模仿令我想到影片"大腕"里各种令人忍俊不禁的商品。可惜的是，我们不能将这些恶劣的模仿背后的作祟者绳之以法。"香辣蟹"与"沸腾鱼"是分开的，"大嫂"与"大娘"不是同一门亲戚。著名"马兰拉面"中的马兰是一种花，而我家附近的一家"马华拉面"中的"马华"则不知其意。不过最不幸的是歌手谢霆锋，在他成名之后，一直有一种治拉肚子的药物名曰"泻停封"。因为药名与歌手名字只是谐音而已，所以这位歌手拿这种现在脍炙人口的药物毫无办法。他只得顶着治拉肚子的美名，风情万种地上台演唱。

出租车情结

上了人大附中之后，交通成为一大问题。父母二人中会开车的没有时间，不会开车的反而有空。无奈之下，只好每日乘坐出租车回家。

坐出租车回家一点也不幸福。在车上，司机决定着除了目的地和路线以外的一切。劣质的广播里一会儿放着评书、相声，一会儿放着"一路畅通"。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些节目犹如一只格外肥大的苍蝇，搅得人心惶惶。同时，大部分司机对"二手烟"的危害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也压根儿不考虑乘客的感受。那些司机端坐在驾驶席上吞云吐雾；我则歪倒在后座上苟延残喘，肝胆俱裂。司机吸烟吸得意犹未

尽，随手在“禁止吸烟”的标语上掸烟灰。每逢此时，我总恨不得立刻让他停车。

司机和广播的好坏是随机的，乘车花销的多少则不然。其实，价格稍低的出租车很容易辨别：首先，它们一般都是相貌简陋的夏利，更精确一些的话，它们皆为车身划痕斑斑，车胎大小不一，车灯朦朦胧胧、风烛残年，车上的零件除了喇叭不响其他什么东西都响。这种出租车内部的景象往往更加惨不忍睹。只见玻璃上、座位旁、双脚下那些司机不易注意到的角落里，横七竖八地陈列着乘客们丢弃的垃圾。后排座位与司机之间的挡板上曾经贴有各种商品的广告，但如今，那些制作精美的海报无不被垃圾覆盖或被乘客撕成一条一条。看到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我不禁微微感到一丝愧疚，后悔自己不该对司机们恶劣的态度抱有偏见，毕竟尊重是双方面的。

虽然每天回家乘车都是一场浩劫，但偶尔坐上一辆好车、遇上一位好司机还是可以让自己的心窝暖上半天，仿佛是在寒冬喝下了一碗热汤一般。上周五，学校在天黑后方才打开“牢笼”，允许我们回家，致使我在马路边翘首等待半个小时也寻觅不到一辆空车。道路旁呈现了一副一反常态的景象：乘客们没有了挑选出租车的余地，反而由出租司机来挑肥拣瘦。就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一辆淡绿色的夏利从车群中脱颖而出，车顶上的灯灿烂地亮着。我绝望地挥舞着双臂，企图抢到这个能载回家的唯一希望。那司机仿佛知道我已恭候了多时，没有理睬其他打车的人，径直开到了我面前。刚登上后座，我便发现该车的卫生状况极佳，连飞机都无法与之媲美。司机戴着一双洁白的手套，说话不多但句句都不是废话。他三两下拐上了正道，这才按下了计价器的开关。等红灯时，那司机点了一支烟，我下意识地摇下了车窗。司机见状，立刻掐灭了刚吸了一口的香烟。我看在眼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路上，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谈话间，母亲说了一个电话号码。我正愁无处记录，但见驾驶席处伸来一只手，递给了我一支笔与一张几乎空白的发票，我卖力地向司机道谢，司机只点了点头，

便继续认真地开车。到达目的地后，他把车靠在了最方便我下车的地方，并敏捷地停止了计价器的工作。找钱时，他给我的还是完全崭新的钞票，看上去赏心悦目。下车后，我很快注意到他的车顶篷上挂有一枚红星，在夜色中闪烁着光亮。尊敬之感从我心底升起，弄得我恨不得给那出租车远去的背影鞠个躬、敬个礼。

鸡毛蒜皮（3）

据我了解，挂红星的出租车都是敬业的典范。但我所希望的，并不是所有出租车都戴上星星，而是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能像我周五邂逅的那位一样，使得“挂星”这个制度可以被废除。

杂感二三事

一

前两天我和一位同学交谈，听他语气中隐隐约约透着不耐烦的气息。我也不傻，逐渐地觉察出不对，便打个哈哈问他平时弹吉他弹的如何，大拇指放在什么位置。一瞬间，他方才还很客气的声音高了一个八度，几乎是吼着说：

“你别问我了！我已经不弹吉他了！”

这个钉子碰得我晕头转向，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好。少顷，我决定就算血淋淋地翻脸，也胜过各怀心事战战兢兢度日，于是愤愤地问道：“你到底怎么了？能说么？”

等待我的是一句仿佛憋了很久的话：

“你在这，让人一点学习的感觉都没有！”

我安安静静的掉了一节课的眼泪，像个小孩儿似的。旁边几个男同学应该都能看见我的举动，不过他们很善解人意地什么都没有问、没有说。当时的我特别坦然，看见又怎么了，反正桌上那么一大摊纸巾，藏也没处藏。

之后，我和那个同学基本没正经说过一句话。第二天，我的同桌变成了高考压力比较小的另一位男生。这新来的邻居和我交情匪浅，本身也是个幽默的人。然而更多时候，我发现我得强迫自己和他一起大笑。

如果说要我从这次打击中大彻大悟，决定加入高考队伍里为“光荣”、“顶峰”等极富煽动性的词汇去拼搏一个月，那我自己都会觉得荒唐。毕竟自己不是那种人；毕竟还是这个性格。只能说，这次经历终

于打破了那个我日复一日用来保护自己的理想泡泡。一直幻想着同学们即使不为我的成果真心高兴，至少也不厌烦我待在班里，和他们共度中学六年最后的生活；一直幻想着也许我的喜悦和放松能稍稍缓解他们的压力。也许我努力不像很多留学生那样天天不上学，就能够让大家觉得我没在搞特殊，从而平衡大家的心态；也许同学们喜欢天南地北地胡侃、喜欢讨论年级里的美女、喜欢念叨高考结束之后那些信誓旦旦的零碎梦想呢。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这显然不是真实的状况啊，不是啊！

那么需要问自己的就只有这几个问题了：1. 到底还有多少人有着同样的怨愤，把我看做害群之马？2.我该不该去学校？3.如果不去，可以找出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果去，该如何面对同学和老师，考试和作业？

当天晚上，我抱着吉他，第一次弹出了声音，很刺耳，很嘈杂。松手后，一丝苦笑慢慢顺着嘴角蔓延到我的双颊。当有人站在身后加油打气、指点前途时没能突破的阻碍，居然在最落寞的谷底、最绝望的深渊中，自行拍了拍屁股，悄然走开。

二

前一天夜里，梦见吻了心爱的女孩。

没什么很华丽的剧情，没什么年轻人应该有的憧憬，就是简单的“我喜欢你”。

这个，应该是梦里的初吻吧……我这个人做梦很不讲规矩，基本什么人、什么事都多多少少会梦到。不过一个货真价实的吻，还真是第一次啊……突然很想见见弗洛伊德大师，一起切磋切磋这种梦的启示。

吻完之后，两人分开，然后，然后……

然后很纯洁，很纯洁地抱在了一起。不是那种美式的熊抱，也不是高级舞会上非常矜持礼貌的相拥，就是很简单的依偎在一起，没什么特别的，但好像却又是世界上最特别的。眼前轻轻发着微光的一绺

黑色长发很不礼貌地打在我脸上，偏偏又散发着那熟悉的味道，那种能让人忘记一切烦恼、野心，只想在学校新剪的草坪上，在路边安静的咖啡店中，在游乐园人烟稀少的长凳边，在电影院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抱成一团，然后缓缓入睡的香气。啊……如果能抚摸一下……

鸡毛蒜皮（4）

我的手停留在半空中，眼前只有透过指缝依稀看到的吊灯残影，摇曳啊，摇曳。

当时不知为什么，第一反应就是喊出有气无力的一句：

“天啊……”

第二反应，就是小心翼翼地检查床褥。还好，没出现那个最差的情况。毕竟还是一个很纯洁的梦啊。想到这里，我又不禁扮演起弗洛伊德的角色，开始分析自己脑壳里那一团至关重要的“海绵体”。

是太孤独吗？太久没有见到她的身影？是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努力为自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是刚看完几个很有冲击力的电影，于是自己在脑海中开始胡思乱想？还是前一天晚上吃了奇怪的东西，对大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打击？

真是麻烦啊！

我打开MP3 ，放上了那首很多人已经无法忍受的“说爱你”。音量应该不会吵到爸妈吧……如果我没有忍不住跟着唱的话。可话说回来，那个时候的蔡依林，还真是让人不能忘怀啊。“布拉格广场”，“骑士精神”，“72 变”，“假面的告白”，“海盗”，那应该是一个承载了青春的不安和梦想，用生命点燃心灵的年代吧……我就这么坐着，窗外也慢慢地亮了。

想了这么多，我打了一个寒噤，连忙敲了几下脑壳。想太多了，想太多了。毕竟，虽然她是我心爱的女孩，我却不是她心爱的男孩。

三

听说我刚出生没过多久，爷爷奶奶就把我接到河南的老家自行栽培了两月。奶奶对我的疼爱如远离陆地的海洋一般，深远又纯粹，而且一旦陷进去就会迷失自我。她不知从哪个山寨渠道听得了一则传闻，说是喂养婴儿不能用正常浓度的牛奶。于是乎，奶奶每次都会煞

费苦心把奶粉冲得很稀很稀地喂我喝下，六十天如一日，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养到了满一周岁的那天。

如果说别的男孩童年留下阴影是因为曾被虫子咬到、被父母强行穿上裙子、被小朋友殴打，抑或被幼儿园老师推倒，那我的童年阴影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字：饿。

在襁褓中饥肠辘辘的日复一日虽然只持续了几十天，却也足以给年幼无知的我留下深刻印象。从那以后，我只要看到食物，不管是不是真饿，都会产生欲求不满的错觉，看到剩饭剩菜，更会自动与肇事者结下血海深仇。食物之于那时的我，就像电脑之于宅男——都是神圣而不可或缺的存在。

接下来，就是长达十年的胡吃海塞。俗话说，饿极了什么都好吃，果然不假。倘若不是儿时第一次吃鱼险些死于刺下，从而留下另一桩心理阴影的话，那我对于食物就真可谓来者不拒，山珍海味照单全收了。

我读书的第一所小学是东城区的重点小学，叫做灯市口小学。这所小学校舍简陋，楼道狭窄。不过有一点让我至今难忘，每天中午，总会有几位膀大腰圆的厨师雷打不动地将两大盆菜肴和一大盆米饭抱进教室。香气从他们经过的地方弥漫开来，争先恐后穿过我不停收缩的鼻腔和大脑皮层，尔后经传出神经中转，把一波又一波兴奋传向两只食指。红烧鸡翅、鱼香肉丝、冬瓜排骨、松仁玉米、油菜香菇、西红柿炒鸡蛋、猪肉炖粉条、芹菜炒木耳、土豆烧牛肉、蒜茸西兰花……我在灯市口小学度过了两年时光，与老师同学全部匆匆相识、匆匆别离，这些简单的饭菜代替了一个个模糊的人影，成为我如今每每想起当年就难免会魂牵梦萦，垂涎三尺的回忆。

在小学二年级第二个学期，我转校了。新到的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很有名望，离新家也很近。抱着母亲的腰，每天早晚在自行车后座上颠簸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我学会了骑车，接着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尽管如此，现在回想起来，我每天中午仍然会在学校吃

饭，倒也不是为了省却那不到十分钟的车程，想必只是出于一种期盼。实验小学的午餐系统较之老学校，多了几分复杂，少了许多可爱。在校的四年里，我辗转于打着“营养快餐”旗号的盒饭与学校食堂机械化的产物之间，痛不欲生。不知不觉中，能吃到母亲拿手饭菜的晚餐成为帮助我每天走下来的精神支柱。一样的竹笋鸡汤，一样的豌豆肉丁，一样的红烧牛肉面，一样的棒骨炖酸菜……这些成了我每晚必修的课题。而与此同时，大块的脂肪也开始在我身体中不知不觉地积累。

到了小学五年级，我终于从“胖得可爱”进化到了“胖得不成样子”。现在回头去看十岁十一岁的照片，都会产生一种想把自己从照片里拽出来暴打一顿的冲动。而且如果真打了，想必手上也会黏上一层可怕的油腻。

到了初中前夕，体型走样已然达到了必须采取措施的地步。这灵感并非来自我，也非亲朋好友。扯一句题外话，其实从懂事以来，我越发觉得对自己最客观最有用的评价往往来自对自己了解最少的人。相反，正是在疼爱我喜爱我的同学老师和家人们的声声“胖乎乎多可爱啊”、“太瘦不健康”、“我们那个时候多困难，想胖可不容易呢”等话的安慰中，我在肥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那是六年级一个月黑风高的傍晚，母亲带我去姥姥姥爷家串门。坐在稍显拥挤的电梯中，一个银发白髯的老爷爷看着新挤入电梯间的我，不由露出一脸慈祥的笑容。他善良的目光扫过我的腹部，淡淡地道：

“这都是板油啊！”

作为一个十一岁且不谙家务烹饪的少年，我对板油的定义尚不明确，于是便与其他场景中一位老人拍着孩子的头说：“这都是智慧啊！”做了对比，顿觉无限快意：原来老爷爷在夸我啊！当下用灿烂的笑容回馈了老人，而后与似笑非笑的母亲一同走出电梯。

一分钟后，母亲告诉了我板油的定义。

一分零一秒后，母亲看着脸色的光鲜变成灰暗的我，解释说那位老人没有恶意。其实，当时的我也隐隐明白：如果老人有恶意还会更好。没有恶意，说明他的话更贴近事实。

自然，这一次的刺激又在我年幼的心灵上狠狠烙下了一印。

于是，美食从情人变成了仇敌。